

# 春天的落葉

巴金著



天藝書局發行



# 春 天 的 落 葉

創 作 小 說

巴 金 著

藝 聲 書 店 出 版

康德五年十一月廿日印刷

康德五年十二月五日發行



長篇創  
作小說

# 春天的落葉

(全一冊)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

現作上海

原著人 巴

奉天城內瀋陽縣胡同路南

金

編輯人 劉

笑

民

發行人 黃

天

生

奉天城內瀋陽縣胡同十七號

印刷人 張

清

潤

發行所 藝

聲

書

店

奉天城內瀋陽縣胡同十七號

印刷所 藝

聲

書

店

代售處

全國各書局均有代售

氣候雖然已經入了秋，但是華氏寒暑表上，到日中的時候，還是時時的升到九十度。在早晚的熱度比較的要低些，據說，這就是初秋的景象。

那是九月的開始的一天，氣候還是照舊的熱着。在WS碼頭上。雖然有一陣陣的海風吹上岸來；但是扛貨物的小工還是赤裸了他們的上身背上搨了很重的貨物氣喘吁吁地來去走着。A且飛燕號的輪船上，開始有乘客上船了。

太陽收去了強烈的光輝，黯淡的黃昏籠罩住了整個的上海。同時一盞盞的路燈與各商店門前的電燈，也統發出皎白的亮光，照得路上如同白晝一樣。

馮星初手裏拿了一個皮包，匆匆的從亞東酒樓走出來，後面跟着三四個朋友，當星初上汽車的時候，幾個友人都站在門口向他說：

「星初！珍重罷！希望你儘力的發揮你的固有的懷抱，在那裡更希望你能够成功你的事業。」

「謝謝你們的厚意，我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再有聚首的機會！朋友們！各自珍重自己的事業。」

的前途罷！」說着那汽車的車輪已經在轉動了。

在黯淡的神情中，他們是分別了。

在汽車鳴々の叫聲中，星初是到達了WS碼頭。

當茶房引他到三十五號房間的時候，他眼前突然的一亮：一個大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郎走出他隔壁的三十四號房間。那烏黑的頭髮，水一般明亮的眼睛；秀長的身材，漆黑的皮鞋，使他不得不對伊注意一下。

他走進了三十五號，一看自己的物件統在着。他放下了皮包，拿出了日常應用的東西，走出了門到甲板上去散步。

那裏離開上海熱鬧的中心究竟遠了，除掉碼頭上的小工們發出杭唷杭唷的扛貨聲外，岸上是什麼聲音也沒有，海水被風吹動着，照在海面上的燈光，也隨着水的搖動而模糊，岸上的樹葉，被風吸得颼々の呻吟着，這時，氣候似乎確已現出了初秋的景象。

月兒高高地懸在天空中，皎潔的光亮照在那空洞的甲板上，他抬起頭來仰望着天空，腦海中起伏着紊亂的思緒：

——星初啊！你怎麼會飄零到那近赤道的南洋去的？我想，你在校裏讀書的時候，

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到離開家鄉數千里路的星洲去罷？

——你的父母與你別離了？你的弟妹與你分別了！在他們的心房中，也許不會會想到你這初出茅廬的小子竟飄零到海外去！

——二十四個年華，是隨着流水去了！轉瞬間你的青春也將消逝了！飄泊的生活，就這樣的混過你的一生麼？

——不，我將找尋我的歸宿處呢！

飽含着寒意的秋風，向着他身上吹去，嘈雜的聲音也漸漸的大了，他摸出他身邊的時計看了一下，他驚奇的覺得就快將與那繁華的上海分別了！他不覺的有些依依，想起了年事很高的父母與問寒暄暖的弟妹，無情的淚珠，終於奪眶而出了！

一陣陣尖銳的汽笛聲，催着送客的人們上岸。他也從甲板上走還自己的房中。在這時候，又引起他的傷感，一雙雙情侶或者新婚的男女依依不捨的神情，使他感到孤獨的悲哀；他看見人家父母與子女別離時的依依，也引起他想念他那年高的父母！

他走到自己的房間門口，適纔看見的一個女郎，又現在他的眼前，她同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和兩個年齡相仿的女郎在談話。那中年婦人或者是她的母親；那兩個年齡相仿

的女郎，大概是她的同學罷？

她們立在欄杆旁邊，說着別離的話，從她們水汪汪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她們的別離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媽！你要珍重你的身子，你那不肖的女兒不能時時的在膝下侍奉了！爸爸的脾氣不好，你總要忍耐些的對待他！媽啊！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們再能够聚首！」

當他走出門口也立在欄杆旁邊的時候聽見那預備動身的女兒說。她說的時候時時的用手帕去揩拭她的眼睛。

「秋兒！你在外面要自己保重好自己的身體，不可以像在家裏般的貓鼠虎虎！在家裏有我在照顧你，到了外面去有誰來當心你呢？到了那邊就寫一封信給我，讓我好安心，你爸爸那裏，我會代你料理！」她的母親更傷心得發出抽噎的聲音。

「李家媽媽！你也不要傷心，汽笛又在叫了，你也該回家去了，天氣在轉涼了，你們也該注意你們的身子。秋姊你到了南洋，立刻就寫一封信來告訴我們你沿途的情形。以後呢，隨時也應該報告你的一切，這是頂要緊的。」

「……………」她們母女倆相對着默然。惟有抽噎的聲音，一聲聲的消逝在呼呼的

海風聲中。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再等十分鐘船就開行了。李家媽媽！你也該回去了。」

「那末我去了。珍重啊，秋兒。」

「噢！媽啊……」她不能再出聲了。

在黯淡的神情中，她們是別離了。黑大的烟肉裏，冒出烏黑的濃煙，散在清明的天空中；那碩大的船兒，反抗着猛烈的海風而向前進發，那浪頭與船身相接觸而發出轟轟的聲音，與機器間裏發出來的機器的軋軋聲相應和着。在那汪洋無邊的大海中，這碩大的輪船，實在是非常的渺小。

x x x x x x x

太陽帶出和暖的光輝，照得海面上發出金黃色的亮光，天空中一些雲絲也沒有，大概就是秋高氣爽的徵候罷？這又是一天的開始。

星初醒來的時候，時計上的針兒已經指在九點半上了，太陽光射進他的房間，他立刻坐起了身子。穿了衣服漱洗後，他走到甲板上去換些新鮮的空氣。

這天因為風小的緣故，甲板上滿立着乘客，談着不同的話。除了一部分的白種客人



之外，坐着與立着的客人，差不多都是說着強硬的廣東話。

那三十四號裡的女郎，也站在欄杆邊，仰着頭對着天空癡望着，這時，大概她心中在懸念着她的母親罷？在她那白嫩的臉上，露着兩條晶亮的淚痕。

星初站到欄杆邊，低着頭望着那淡黃色的海水，太陽的光輝照在面上，也隨着水而動搖，一陣陣的海鷗，撲撲的在水面上飛着；船身向前進行，那海浪朝兩邊分開來而翻出白的顏色；霎時，又照舊的恢復原狀。

他也在想着上海，更想着故鄉，他想念上海的一班朋友？懸念故鄉的父母弟妹。他更幻想着未來的前途。

他又轉過臉去望那站在身旁的女郎，她穿着薑黃色的單衫，下面穿了一條黑色的裙兒；一雙肉色的絲襪，套在她那滿現出曲線美的玉腿上。腳上穿了一雙黑色的半高跟皮鞋；頭上的頭髮，蓬鬆的鬆散着；那像蘋果顏色的臉上，不擦着任何脂粉而現出自然的美來。在他覺得她是一個合於現代美的一個美女子。

從這天起，她那美麗的影子，不時的在他的腦海裏隱現了。

「卜卜！」星初在房裡正躺在牀上低着頭在看葉霍甫的短篇創作集，忽然的聽見門上有卜卜兩聲很輕微的敲門聲，他抬起頭來注視了門上問：

「外面是誰？」

「是我，先生，」聲音是像女人，但他不熟識這聲音；心中雖然在猜疑，但他的身子是站起來去開門了。

「……………」他很驚奇的那敲門的人就是那隔壁三十四號裏的女郎。在她那滿露着笑容，蘋果般可愛的臉上，可以看出她是有什麼要求來了。

「先生！很對不起，我魯莽地來打擾你。」

她說着流利的國語，那聲音像出谷黃鶯般的清脆；她那櫻桃般的小嘴，翕張的時候，紅得非常可愛，旁邊的酒渦，更增加她的天然的美麗。

「那裏話？有什麼見教？」

「我因為自己的一枝自來水筆忽然的壞了，但是我現在正要寫信，所以想向你借一

枝自來水筆一用……」

「那沒有問題，拿去用好了。」說着從身邊摸出一枝翡翠色的 *Quill* 自來水筆遞給她。

「對不起，稍停一刻就來奉還。」說着她向自己的房裡去了。

他恢復了適意的樣子，還是躺在牀上拿了那本紫霍甫的短篇創作集來看。但是那書上的字，無論如何也不能入他的眼睛，這時，在他的腦海中印着那女郎的情形，其餘，什麼也沒有在他腦海中停留！

——啊！多麼神秘和可愛啊！那女人的笑，我不信，世界上竟有這樣可愛的年輕女郎？你看他那烏黑的眼珠，露出亮晶晶的像水一般的亮光；再加上那很濃的睫毛，很勻稱的遮蓋在上面，她竟有電影明星克萊拉寶般的姿。不，她的舉動不像克萊拉寶般的輕浮，她像妮珍蓋諾一般的幽靜，美麗。

——這樣美的女郎，怎麼她的母親肯放她一個人遠涉重洋？要是在路上遇到了什麼歹人，那不是很危險嗎？像現在滿鋪着荆棘的人生之途上，那一處不是陷阱；那一處不是魔窟，一不留神，你一定的墮落進那深不可測的陷阱與魔窟！我不懂她的母親怎麼竟

這樣不認識現社會呢？

——噢，是了。也許她另有苦衷罷？在家庭裏叙叙天倫之樂，或是與朋友，愛人，在花前月下的天國般的樂園裏，去找尋人生的樂趣。爲什麼要飄零到那遠離故鄉的海外去呢？不錯的，她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罷？

——飄零的生涯，究竟是苦的罷？遠離父母，拋兄棄妹，過那無定的生活！在樂天主義的人生觀者，也許是不以爲意；但在情感很重；志向穩遠的大青年看來，這種生活究竟是殘忍的！

——她這樣的年輕，到南洋去做什麼？她這樣的年輕，就過這種飄零的生涯，她的境遇，也與我一樣的可憐罷？

——人生的旅途上，各人在做着各人的美夢，各有不同的志趣與理想，像她的際遇，我當然的非常同情；像她的志向，我也當然應表示着共鳴。

——我們現在既走在同一的旅途上，現在我很有機會可以表達我的心思，待她再來的話，我很可以藉此表現我的同情心。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兩句古話，更使我充溢着去認識她的心

了。

「卜卜！」那輕微和緩的敲門聲，又響了。他斷定那一定是她來還筆了，很快的立起了身子，走去開門。

「對不起得很，又煩勞你開門，現在筆用好了，奉還。謝謝你。」他那和愛的臉上滿露着笑容對星初說。

「那裏，請進來坐坐好不好？」他露着很誠懇的態度。

「好的，我本預備和先生談談，一來路上大家不致十分寂寞；二來也許能夠得到些教益。」說着很輕捷地走進了房門。

那輪船雖然是在大海中航行，大概因為風小的緣故，船身並不顯得怎麼利害；所以，她們雖然在外面走來走去，並不發生阻礙，並且更沒有什麼暈船的事情發生。

「先生尊姓？還沒有請教。」她走進房來，站在洗臉箱的旁邊面對着坐在對面椅上的星初問。

「敝姓馮。未請教女士尊姓與籍貫？」

「我姓李，小字是秋蔭，我祖籍是湖南，生長在上海的。先生是那裏？台甫是？」

「小字星初……」

「啊！你就是馮星初先生？那憎炙人口的秋之淚是先生的大作罷？」

「不敢。那是拙作，那是一本無聊的東西，雖然是由書局代為出版了，但事後我却非常的懺悔；因為像這種頹傷的對於社會國家毫無利益的作品，實在是不應當出版！密司李以為怎樣？」

「但我却以為不然，像這一類的文學；也自有它的價值。它代表一部分的人們在呼喊；描寫出近代大部分青年的心理，對感到生活煩悶的人們，表現出充分的同情與共鳴，這一點就是這種文學的長處。」

「這又是一種看法，在現代的時代，什麼都在創造期間；什麼都需要積極與樂觀，像這種消極與頹廢的作品，在現在的時期，實在不需要！」

「你這一種看法，是不用文學的眼光去看文學，要知文學是藝術中的最高階級，它是超凡的；同時它是領導時代的，不能因為現時不需要而拋棄它。」

他覺得她確是一個可愛的女郎，他不料她對文學竟有這樣超凡的論調。在他對於文學，覺得是應當用超時代的眼光去看它的；但在滿佈着荆棘的人生之途上旅行過些路程

的星初看來，文學雖然是藝術中的最高階級，文學雖然是領導時代的，但因為社會與環境的束縛，使得他對文學的態度，不敢用文學的眼光去看它；更因為國家與社會的不安寧，使他對文學的種種理論，不能不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又說：

「不過，文學雖然是超時代的，文學雖然是藝術中的最高階級；但是各個人與各個不同的社會環境和觀點，所以對文學的論調，也自然的各異。你對文學的眼光和態度，確然是正確的；但是你祇要翻開新聞紙來一看；你祇要稍為注意一些民間的生活，那我相信，你的論調，一定也會隨着改變；」

「民間的生活，與社會國家的安寧問題，那又是一個問題，文學是領導時代的，同時它也是表現一個時代的特色的；所以文學不能離開事實過遠。就像先生的秋之淚裡面，雖然有滿佈着頹廢的色彩；但實在這種情形在現在的社會是很多很多，所以根本你那一本集子可以說並不會離開現代。也許再過五十年，你那一本集子是可以火化了。」

說到完了，她笑了，在她那蘋果般的臉上，又露出可愛的笑容。星初覺得她的口才很好，她的笑容更可愛，他覺得上海的女子能够像她這樣的可愛，實在是鳳毛麟角。他覺得文學是應當用她所說的眼光去看它，不過他因為得不到社會的同情，所以發出這

種相反的論調來，現在他覺得自己不必再討論這無謂的問題了，所以他改變，他的論調說：

「是的，文學確是應當用你所說的眼光去看它，不過，我所以這樣的說法，我因為也有我的苦衷。我們不去談它罷！女士對外國的文學，那一國是你所最歡喜的？」

「也不能肯定的說那一國是我所最歡喜，因為各國都有偉大的文學家，在個人中，我最歡喜柴霍甫，籠統的說，我最歡喜日本，柴霍甫的作用，完全是充滿着充分的政治性與諷刺，他的東西，在我看，很可以說是文學作品中的最有價值者。日本的作家，個個可以說是小巧玲瓏，他們的筆法，個個是玲俐活潑，像夏日，芥川，有島，武者小路等等，各個的筆法雖不同，但是一樣的玲瓏則一。這大概是他們的國民性如此罷？」

星初聽她說一席話，更覺得她的可愛了，非但可愛，而且可敬，可敬她小小的年紀，有這樣的文學天才；有這樣的胆略；更有這樣的口才，他覺得她是一個天才的女子，很有見地的女子。對各國的作家，也是最歡喜柴霍甫，對日本的文學也感到相當的興趣。

柴霍甫的作品，確可以說是化學中的最有價值者，他的短篇非但在俄國是白眉，就



是在世界上也可以稱白眉，他那輕巧自然的寫法，與深刻的用意，在在能引人入勝；看了隨着就會感慨係之。在我的眼光中以爲象牙之塔裡與文藝之宮裏，寫短篇他總可以排在第一位？日本的文學小巧確是非常的小巧；惟其如此，所以也很少有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出來，在我以爲夏日的草枕，武者小路の母與子兩種，最合我的脾胃，在草枕裡面差不多全書統含滿了詩意，那種美麗的作品，在日本很難找出第二本，武者小路的母與子裏面，表現出母子的愛，戀人的愛，這是一本充滿着愛的作品，這兩本東西，確可以選入世界文集的裏面。密司李，這兩本書，你見過沒有？」

「見過的。你批評得一些也不差。不過別人也有較好的東西像菊池的父親，芥川的羅生們，都是很有價值的東西……」

他們正說到這裏，茶房突然走了進來，關照說開飯了，請他們去吃午飯去。那茶房進來的時，露着驚奇的眼光，這是顯然的因爲他看見秋蔭會在這裏的緣故。

當然的，他們吃飯是同桌了，在吃飯的時候，他們又討論些關於文學方面的話。這樣之後，他們兩人是很投機了。

下午，他們又談了些關於社會科學與政治經濟歷史地理之類的話。對於歷史，她尤

其非常的爛熟，這一點，他認爲是她的特長。

秋蔭回到自己房裏，靜靜的想着：

他是一個文學的愛好者。當我看了他的秋之淚後，對他的際遇，我確乎是非常的同情。覺得世界上竟也有與我有同樣苦悶的作家，他那本集子裡，對舊禮教的反抗；對惡社會的譏諷，真是不遺餘力，而他對那一般在社會上得不到同情的人們，更表示出充分的同情與共鳴，這一種作品，在現代，不能說是不需要，他適纔所講的相反的論調，也許他對現時代永久是悲憤的緣故罷？

——像這種青年，在社會上，確乎不能說不佳。我在上海所看見的所謂大部分的大學生，走出來的樣子，與那些萬惡的流氓，簡直是一樣無二，在校裏讀書，完全的在胡鬧，祇要能够混到了一張文憑，就算好了。他們對於女性，統存着「她們是玩物」的心念！我們從前從校裏回家，總有這些高等遊民跟着，說些不三不四的話，這種大學生，實在是可殺，像他，我看這種習氣，是不會有的？他那仁愛的面部上，可以看出他的性情的和愛；從他的吐談中，更可看出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

——慢慢些看察他的行爲，要是沒有什麼壞處，倒是很好的一個朋友。

她想到這裏是沉沉的熟睡了。

她醒來的時候，船身已經不動了。那可愛的太陽光，已經從窗隙裡射進來了。她立起身來，知道是已經到達了香港了。

三

扛夫卸貨的聲音，乘客的下船聲，與一切的嘈雜的聲音，是相繼的起了。那整齊的碼頭；與巍巍然的大廈，一一的現在星初和秋蔭的眼前，他們覺得種種的設備，實在較之上海為完備。這時碧眼高鼻的英國人帶了幾個巡捕來搜查了。星初因為帶了些文藝書籍，他們對他特別的注意，僥倖總算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密司脫馮！你要不要上岸去買些東西？」她對星初說。現在他們因了隔室的關係，更因了脾胃的相合；愛好的相同，他們竟像老朋友般的親熱，什麼事都互相商酌了進行。船到了香港，她因了要去寄信，並且想上岸去修理那支自來水筆。她因為不熟識香港的道路，想請星初一同去，所以她問星初要不要上岸。

「我正想上岸去寄信，並且想買些應用的東西，你去不去？」星初反問。

「我去呢，正想請你陪我去。」

說着二人一同下了船，叫了街車，到德輔道中永安公司去，

從永安公司出來，他們寄掉了信，更到荷里活道商務印書館去買了些書和信箋信封，更到那裏有名的名園和灣仔跑馬場邊的沙田去游玩了一下。

他們回到船上的時候，已經下午三點鐘了。他們討論着香港的事情！

「密司脫馮！名園和沙田，那裏好？」

秋蔭以爲講那些國家大事使人沒趣，不如講別的話來得能够增加些興趣。所以她問星初名園和沙田那一處來得好。

「那自然是沙田好，你看那裡山明水淨，漁舟點點，有世外桃源的風味。名園不過像上海的公園差不多，沒有什麼希罕。」

「你所見倒不差。」

他們說到這裏，那輪船又發出尖銳的氣笛聲，他們知道船又要開了。

「這裏向前，到什麼地方再須延擱？」她問。

「大概到安南的海防，或者要停兩天？」

——啊！她真是可愛的女郎，我馮星初的生命史竟也有這樣幸福的一頁！感到生活苦悶的時候，竟有這樣可愛的女郎來做我的朋友。啊！她不管是我前途黑暗中的明燈。我現在不管得到一個新生命的源泉，現在，我的幸福是開始了。更希望，在那燦爛的將來，能夠有美麗而充實的果子結出來。

——呸！你不要在做你的黃梁美夢！你是什麼人物，配與那純潔的維克多去親近？你這污穢的身體，配與那玉潔冰清的女郎去交友嗎？呸！你不要胡思妄想罷？你知彼也須知己呢？

——但是不能？她對我並不表示憎惡的形態，在她那和善的笑容中，也很對我表示同情，我太多心了罷？她不至於討厭我罷？

——在我們初次相識的當兒，已經有這樣的感情流露出來，我想不至於會有什麼阻礙發生罷。但是，管他呢？人生的遭遇，豈有什麼一定？在那流浪的途徑上，我也祇有期待着命運之神來擺佈罷！

他在胡亂地想着秋蔭對待他的狀況，更胡亂地想到將來，想到前途，在飄零者的人們中，能夠得到一個脾胃的人兒來做他的朋友，確是一樁可喜的事兒，何況秋蔭又是女

性呢？

「卜卜」那輕微的敲門聲又響了，他知道那一定是秋蔭來了。他開門之後一看，果然是她。

「你沒事罷？」她問。

「唔，你有什麼事？」

「咱們到甲板上去談談。」

她們到甲板之後，看見甲板上不過坐了幾個白種人，在談天，那滔滔的白浪，向着船身猛撲，船身受了激動，突然的向後一仰，她站腳不住的向後倒下去，星初在她的後面。雖然身子也在動搖，但他究因為是男子的關係，不會有傾倒的危險，她向後傾倒，正跌在他的懷裏。他像觸電般的濕身起了不可遏止的緊張，全身的血液，流得非常的快，呼吸頓時覺得急促異常。他感到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異常感觸。

「別嚇了罷？」

他看見她那團團的圓臉上，這時現出了蒼白的顏色，他的手也正在她的胸部邊，那熱熱的心兒跳躍得非常利害。她立刻很快地離開了他向那欄杆邊走去，她兩手在胸口上

輕輕撫摸着，星初得意的問了一聲「別嚇了罷？」。

「不要緊……」她那白嫩臉上，這時加上了晚霞般的紅色，在無限的情意中，羞人答答地說出了這三個字，星初當然的更感到滿意與快樂。

「怎麼？柴霍甫的小說集，看到那一篇最滿意？」他覺得互相的對視着是很使他難為情的，他特地另外找一個談話的因頭。

「我以為爲漂泊者，和女人的王國，愉快三篇比較的來得好，尤其是漂泊者裏面的愜愜的色彩。和諷世的描寫，都能够使人像身入其境般的覺得四週滿佈着真和實。」她的頭仍舊低着說。

「但是還有訂婚，看見沒有？」他用尖銳的眼睛向她一望，「在那裏有這樣的幾句話罷？」啊，我願意這些光明的新生活快些來到，那時，我可以……覺得……我們是愉快而且自由的！這樣美艷的生活，早晚是一定要來的呵！」密司李！像柴霍甫這樣的悲觀主義者，竟也會發出如此樂觀的論調來這豈不是出人意料嗎？」

「唔！」她不同意。

「在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中，無論如何的對社會是悲觀，消極，但祇要一旦而能得到

一些新生命的源泉，他一定的對着自己的前途會樂觀，對什麼事都會抱着積極的態度去做。像柴霍甫，他是個悲觀主義者，但是他也會發出這樣的論調，那必然的他在寫這篇小說之前是得到新生命的源泉了。你以為對不對？」

「唔！」

她那侷促的態度，時時的在現露出來，那是顯然的因為適纔的一跌的緣故，她本來對文學有什麼討論的時候，她總是興高采烈的談着，但是今天是截然的不同了。團團的臉上，時時的現出晚霞般的紅色來，星初雖然是很高興的在講着柴霍甫，但是她總是不回答。在星初認為這是女性天賦的一種特有的性情，所以他並不因為她不回答而不說。

「馮先生！李女士！開飯了。」那茶房的眼中總是露着驚奇的眼光。但這也是必然的事，在他們覺得那茶房的猜疑是很幼稚！

由這樣的認識之後他們更知道了各人的身世。

#### 四



星初今年二十四歲了。

他生長在江蘇省長江旁邊的S縣的M鎮上，在那山明水秀而風氣閉塞的M鎮上，生出來像他一般的天才文學家，實在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

他的家庭是非常的陳舊，他的父親的思想是非常的腐朽。

星初起初讀書的時候，也被強迫着讀那子曰的書籍，但是因為洋學興盛的緣故，引起了親戚和朋友們的勸駕，他的父親纔算允星初進學校。

高小畢業後的星初，因為時常注意新文化的書報的緣故，思想與他的老父，竟背道而馳了。他的老父以為，這是不對的，於國於家，他兒子的舉動，均無利益可言；於是對兒子的行動，不得不加以管束而教訓；但星初的思想，因了東西文學的衝動，更是不可遏止的新穎起來。

他的父親，本不擬令星初進中學。但在M鎮，因為不會有一個人能夠進中學，他們的馮家的族長曾經對星初的父親說：

「星初的天資還不差，吾想吾們M鎮不會有過人進過中學，星初既然很聰敏，我想，讓他到縣立中學裏去讀幾年書，一來與M鎮增些風光，二來我們姓馮的族裏出了這樣

的人才豈不是也很光采嗎？」

因了馮姓族長的一席話，星初便有繼續求學的機會，他當然是非常的快樂。在他首途到縣城裏去進初中的時候，他的父親對他作下列的訓話：

「星初啊！你到縣裏去求學去，一年也得化上一二百塊錢。爲了你的學識，我做父親的雖然傾家蕩產，亦所不惜。不過，現在的時勢很壞，意志不定的青年，不留神，就要墮落！尤其是城裏頂壞！你進校去處處要自己留神，我做父親的不能像現在般的一天到晚的再來管束你，照應你。你在校成績要是好的話，那麼非但是姓馮的面上有光采，就是我們M鎮的全鎮都有光采。身子自己要留神，那些皮球要少去跌跌，曉得不曉得？」

他也惟有唯唯諾諾而已，對於父親的囑咐，雖然是不置可否，但對於他父親的父子天性的愛的表露，心裏不能不起一種傷感。在黯淡的神情中，在淒慘的抽噎聲中，他們是分別了。

他進了縣立初中之後，因爲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思想的激進，與文學的愛好，都使得他的人生觀和生活上，起了重大的變化，對於他父親的思想，更是反對了，

他因為愛好文學，對於文學的書籍，當然的是非常的歡喜。校裏的圖書館裏差不多天天的有他的足跡，但是初級中學的圖書館的設備，當然是非常的不完備，書籍的置備，也因為經濟的關係，不能十分的完善，於是他只得在自己的另用裡而竭力的節省，節省下來的餘款，就寄到上海的書店裏去買自己所要看的書來看。

他更在功課完學的時候，寫些小品文字，在當地的新聞紙的附刊上發表，時時的也有很可觀文字寫出來。這一點，校裡的教員和同學對他都非常的美慕和欽佩。

他進校的第二年，校中的大部分的學生，也許是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罷？突然的也發起出一種校刊，經過了學校當局的同意，校刊的出版是決定了，而編輯主任一職，也就由星初担任。

校刊的定名，籌備委員會議決用曙光二字，意思就因為出版校刊，非但在他們校裏是嘗試，就是在S縣的各縣的各校中，也是破天荒的一舉。更因為這是學生們所創辦的，所以，曙光二字是決定被採用了。

星初忙了，他一方面不肯放棄校中的功課，一方面又須努力於曙光；他雖然的一天到晚的沒有空暇，但他並不覺得苦惱，更不覺得討厭。這顯然的是因為他對文學有特殊

的興趣的緣故。

曙光的創刊號出版之後，他更得到種種的美譽，在那創刊號裏面，有他的一篇創作小說，題名是前途，裏面的主人翁是一個學生，在求學的時候，那學生做着種種的美夢，等到他踏入社會之後，樣樣事業都告失敗，從前的黃金夢，終於是打破了。那篇小說的結構和佈局，都非常的緊張，在描寫到最高潮的時候，故事是突然的停止。那是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說。

他寫了那篇小說之後，一方面得到社會的好評；一方面更得到師友的獎勵，那時，他也正在做着美妙的黃金夢。

很平凡又過了兩年。

在他將要畢業的時候，他的美夢是發生變化了。突然的，他接到故鄉的來信，他的爸爸寫信給他說：「……………汝將於暑假前畢業於中學，余頗歡慰。惟所引爲憾事者，乃爾年已二十二，尙未完室，頗屬不當。頃適有棧村王家之女，年方二九，頗能知書識字，門戶亦屬相對。承謝方欽老伯之說合，將汝二人之年庚八字相合，尙無衝突，故決於本月廿二日行盤，聘爲汝妻，汝如校中無假，亦不必返家，待汝畢業之後，再定大吉

之日可也……」

這樣的一封信，星初看了之後，立刻把來撕得粉碎。他恨他的父親不應不徵求他的同意而貿然的代他去定下這位鄉下妻子，更不應這樣急促的就下聘禮！他更怨恨那謝方欽，不應多事的去代他做媒，他憤恨地立刻寫了一封很長的回信給他的爸爸，在那裏面，詳細的申述自己的眼前不能娶妻的理由，更說到民族弱的緣故，是因為大部分早婚的緣故，所以，他主張至早的結婚期是二十五歲，他說：他今年纔二十二歲，離開至早的結婚年齡，還須三年，他更說到盲目婚姻的害處，與婚姻應當由兒女自己去作主。

那封長約三四千字的長信，到故鄉去後，非但不能對婚姻問題有解決的希望，而他更接到他父親的更嚴厲的責備信，在他父親的信中說：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千古不滅的明訓，他怎麼可以反對，況且，事實上他的結婚年齡也並不早，在鄉間十六歲就娶妻的很多很多。況且父親的命令，怎麼可以反抗呢？據信上說，脫離父子的關係是不要緊，那王家女兒却不可不要！

星初接到了這封信，他更憤怒了，他爲了自己的幸福，決計對舊禮教宣戰，決計對家庭脫離，雖然父母的慈情和弟妹的悌愛，還未曾逝去；但是他爲了求自己未來的幸福

，求將來家庭的幸福，不能不趨極端。

於是一封嚴重的信，是從他的手中寫到家中去了。

許久之後，不曾接到回信，將要暑假的時候，突然的接到他母親的來信，信裏面說：他的父親因為接到他的信而非常憤怒，將不認他做兒子，對於他讀書的經濟，決不接濟！他的母親最後對他說，如果繼續父子之情，就應當讓步些放了暑假回去，要是暑假不回去的話，那麼父母也都這們大的年紀了，也應當想到父親對待兒子的恩情，與希望兒子的成名的期望是真實的。

他看到最後的幾句話，眼淚雖然是向下流，但他還是不肯屈服於舊禮教之下，他最後仍舊握緊了拳頭悵悵的說：

「身子是自己的，主觀是清楚的，決不能因了情感而被舊禮教所屈服！我應當憑了我的所有，用理智的頭腦，向惡社會奮鬥，和舊禮教肉搏，頭可斷而血可流，志不可屈也！」

終於他是脫離了家庭！

他雖然是對他的父親不滿意，但是對他的母親和弟妹，仍舊是非常的想念，非常的

希望能夠再聚首！

暑假後他由校長的推荐，到上海的B大學免費的繼續求學。在那裏，他雖然是免掉了學費，但是膳宿費和自己的另用，仍舊須要自己去設法，他竭力的籌謀款項，以冀能夠維持到畢業。

他晚上在當地的夜校裏担任一個鐘點的功課，領一些微薄的薪水，更寫些小說投到各雜誌上去騙一些稿費，雖然是想盡千方百計，但是終不曾能夠維持到大學畢業，這一點，在他是認為生平的憾事！

在B大學求了兩年學，在他所認為滿意的，就是他的作品秋之淚的能夠出版。過了兩年的大學生活，繼着而起的是飄零生活，由校中文學教師的介紹，他決計飄零到那福地的星嘉坡，去担任星南日報的附刊編輯。

在九日開始的那一天，AH飛機號就把他向那人稱人間天國的星嘉坡送去了。

## 五

四面圍着短々的水門汀的圍牆的一個操場，圍牆旁邊的很整齊的常青樹圍繞了全場

：綠綠的草地，與高高的洋樓，一一的很整齊的很均勻地分開着。陣々の歌唱聲從那裏面散出來，那邊是人間的天國；小孩的樂園。那就是上海著名的F小學校。

秋蔭也就是在那裏讀書的。

她在校裏，學識差不多是全校之冠。而而目的美好，在校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她有兩個兄長，和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一個脾氣固執而思想頑固的人物；她的母親却是一個和善可親的賢母；她的兩個兄長，因為從初小畢業後，就入了商界，思想所以也與她的父親同化的；惟有她的弟弟，比較的能够向新的路上走。

光陰很快的過去，她從那真美善的兒童的天國裏而跳出來，而長成一個大人了。

她很快活的度着她那安樂的歲月，無憂無慮地過她的美的生活。由小學而初中；更由初中而高中，在十九歲的那一年，她畢業於S女子中學了。

她執了一張文憑很快活地走回去，她心中滿儲着歡樂，她對自己的前途，更抱着樂觀的態度。牠是一個積極的人生觀者，她罵社會上的消極的人；她以為現代的局面，所以如此糟，都是因為消極的人太多的緣故！她發下宏願將來要去當教員，造一班有益於社會的積極主義者出來。



但是事實往往不能夠吻合理想，在她畢業之前，對前途固然是非常的樂觀；但是畢業之後却不然了，她的態度與從前恰巧成功一個反比例，這也許就是社會與環境所造成的罷？

她畢業之後，她的父親提出了婚姻問題，她當然是表示反對。她反對她的父親用手段來壓迫自己的女兒；她對她的父親說：

「男婚女嫁，是社會上的必有的現象！像女兒當然不能令你老人家把我終身的養在家裏，但是女兒念了這幾年書，很想能夠到社會上做一些事，一方面，女兒對社會，也好有一些貢獻，一方面呢，女兒的所學也不致無所用！我想，我的婚姻問題，也不必你老人家費心；同時，我想就是再隔四五年再談這問題也不晚。」

你們這許多女兒家，都變成腔論了，開出口來，不是婚姻要自由麼，就是我的婚姻。不用你老人家費心！你不要做夢啊！那些都是一班無知的男子想騙女孩子的話啊！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你們也想到社會上做事，那成什麼體統！那像什麼樣兒呢！況且，家裡也不少你去掙那幾塊錢來維持家用！我的話，你要聽。那劉家公子，聽說很不差，你也不用三心二意！你要知道，父親總歸是愛子女的，那裏會給苦給女兒吃！你

好好的跟你媽媽去學些女工，將來做起人家的媳婦來，也不致連鞋子都不會做而被人家笑！

她聽了她父親的一番話，她雖然的一再與她的父親雄辯，但是效果却等於零！

她既得不到她父親的諒解，祇有轉請她的兩位兄長去圓說；但是她的兩位兄長，也一樣的同情她父親的一番論調。

她由此，改變了她的態度，她對社會咒咀，她對父兄怨恨！在那時，她看到星初的一本秋之淚，在那裏面，她是得到同情了。她想，社會上竟也有與她有同樣境遇的作家！

她在無可如何的環境中，在悲憤的階程中，她只得與她的母弟去討論辦法，她的母弟也因為環境的關係，不能與她以充分的幫助！不過她的母弟，却並不像她的父兄那麼殘暴！雖然不能與她以相當的幫助，但對她的處境，却是非常的同情！

在那父兄的無情監視之下的家庭中，她又住了半年，她的前途是在漸漸的明亮了，因為，那時星嘉坡的某女校裏寫信給他的母校裏的校長先生要聘請一位歷史教授。她得到了這個消息，她立刻去見她的校長，請為保留這個位置。她與她的母弟商酌之下，為

了自己前途的幸福，不能不與她的慈愛的母親和和善的弟弟離別，而到那人間的天國的南洋去。

六

金黃色的太陽光，照遍了海面，那一碧無際，微波不興的碧海，映出了萬道金光。水面上有許多的飛魚，撲前撲後，像燕子戲水般的可愛。那裏，確然是另有一番天地。星初和秋蔭二人，一同站在甲板上在看那飛魚在跳躍。他們出神地望着海面，突然的他們聽見後面有水聲在響起來，他們回頭看時，那甲板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四方的洗身池了。那池大概有二丈闊的樣子。兩個印度茶房，正在把水放進去。那池是用極厚的帆布圍在板砌的木架上的，所以，也很堅固。

三三兩兩的自種人，穿了游泳衣在那裏游來游去。那很寂靜的船，忽然的變成很熱鬧了。全船的乘客差不多都到甲板上來了，那游泳的人們在弄水的聲音，與看的人們的嘻笑聲，點綴得這只船非常的熱鬧。

「你會游泳不？」秋蔭問着星初。

「稍爲會游游。」星初說，「你呢？」

「我一些也不會。你何不也下去游一下，換換你的船上的環境。」

「游泳衣也沒有，裡面統是外國人，我去擠在當中，也很沒趣。」

「唔！海防你預備上岸嗎？」

「我想上去看看法蘭西式的市政。」

「我也上岸去望望。」

在海防，那雖因爲裝煤和卸貨的緣故，又停頓了兩天。星初和秋蔭也上岸去游玩了一下，第二天更去看電影。那裏是近熱帶地方，氣候很溫和，道路非常的整齊，路的兩旁，遍植樹木，完全的已經成功了法國式。

他們在第二天下午，暢游後回到船上後的不多時，那輪船又在那碧藍裏的當中前進了。

「密司李！今天的電影怎樣？」星初和秋蔭一同去看了珍妮蓋諾和基而司福來合演的安琪兒。星初問秋蔭，片子好不好。

「這張片子裡的主角的表情很好，尤其是珍妮蓋諾表演得最深切最中肯；不過，劇

情不見得怎樣的緊張。」秋蔭笑着說。

「珍妮伶關於這種兒女之態的片子是他的特長。七重天那是多麼好的一張片子啊！愛情劇本和演員的支配，都非常的得當。你該看見過罷？」

「的確，七重天是一張好片子，在劇情引入注意的時候，突然的志高瞎了眼睛回來了一，在看着他的精神興奮的時候，突然的這樣一來，這片子是成功了。文學作品也就是與此例相同的。你以為怎樣？」

「對的。安琪兒的製處，就是不能興奮起觀者的精神，那就是缺點！社會上也許有金諾這樣的畫家罷？他因為看中了安琪拉，會棄掉了他的藝術生活，而去加入馬戲團。在馬車上的一段也很不錯，車裏車外都表現出充分的愛來，這一段和安琪拉而被捕前的分別，都是非常的精彩。也就是這張片子中的最精彩處。」

她低着頭不聲響，因為他的話風向愛字上去了。她那白嫩的臉上，更添上了一陣晚霞，兩旁的酒渦，從她那微笑的臉上又現了出來。

「啊！秋蔭啊！你是個可愛的女郎。我因了去過飄零的生活而竟會和你相交，那是佛家所說的「緣」字罷！」

——你那微笑的蘋果般的臉，像水一般明亮而動人的眼睛，被濃密的睫毛遮護着，配着很勻稱的口鼻。當你在微笑的時候，那露出的雪白的牙齒；旁邊的酒渦，都足以使人見了沉醉，秋蔭！你真是個可愛的維克多；你是人間的安琪兒。

——你那講話時的臉面和滔滔不絕的言語，真會使我沉醉，使我失去知覺！你身上的陣陣的髮香和肉香，我恨不得立刻上前來和你接一個甜吻！

——哇！卑鄙的星初啊！你不要夢想啊！她是一個純潔的女神；你是一個飄零的遊子；雖然暫時的你們的身世相同，但是你決沒做她的愛人的資格！你該自己明瞭自己的身世；更須明瞭社會的面目。在人生的旅途上，雖然向你面前是橫着愛河，但你須注意你的污穢的身子，是不是有人這愛河的資格？

——她對我雖還不曾顯出充分的愛來，但她對我並不憎惡，那就是她對我並不討厭了。上帝啊！祇要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我能得一個像她一樣美麗的性情和善的女子，我是心滿意足了；雖然犧牲我的一切的權利，亦是在所不惜的！主啊！你詔應允我嗎？

——那碧綠的芳草地上，那青色的樹陰底下；那飄然的茅亭之中。那巍然的青山之上，那潔白如鏡的湖中的遊艇上，那烈日如火的紙傘下，兩個人手挽着手兒在那種人間

的樂園中，過那天國的生活。那是多麼的詩意啊！那是多麼的歡樂啊！

——這種美好的生活，這種詩意的生活，我不知有沒有過的日子？祇要能夠滿足我的理想，我是什麼都可以不要的！

沉默在他們二人間，許多的時候。她正在想着前途的種種，她想到自己前途的危險；更想到將來生活的困難；她也想到有愛人的樂趣，她希望也能够有一個像(三)般的異性像愛Angel般的來愛她，她想到這裡，那可愛的笑容，又浮上她的面龐。玫瑰紅，也隨着浮上她的頰，是臉。

「你在笑什麼？」

星初抬起頭來看她正在微笑，他恨不得立刻走上去擁抱着她，將舌尖送到她的嘴裏去，求那美妙的愛的味道。

「不笑什麼？」

「你不是笑的嗎？還說不笑什麼？」

「那是我……」

她覺得臉上有些發燒，但她不敢說出她笑的理由。在她的芳心中，也覺得星初是一

個可愛的青年，他對文學的愛好，和絕無近來油滑少年的習氣，她以為他是很好的一個異性朋友。

「那是你什麼？他追問她。」

「那是我笑我自己的出遠門實在是很可笑。」

她勉強的找着這一句話來塞責

「唔！他懷疑着答應。」

吃大餐「Dinner」的鈴聲响了，他們二人都各自去整容換衣。在英國的船上，吃大餐是很莊嚴的，各人必須將皮鞋揩拭干淨去參加。

離開海防之後，不到兩天，那一望無際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被山峰來戳破了。他們站在甲板上遠遠的望見兩座山峰立在大洋中，很像孤單單的兩隻野鴨浮在水面上一樣。有兩個廣東人指着那兩個山峰說道：「那不是像杭州的大天竺寺天竺嗎？再過幾個鐘頭，我們就可以入口了。」

星初和秋蔭，都在收拾着行李。星初先收拾好，他就去帮着秋蔭收拾。

星嘉坡的海口燈塔，過去了，差不多就入港。許多乘客也都站在那欄杆邊來瞻仰岸



上的景色，那萬頭攢動的碼頭；蒼翠參天的椰園，稀疏在望的馬來皇宮，都一一的現在各人的眼簾。

一陣陣的「Throw a Silver coin into the sea for good luck」的聲音從海面上發出來。一雙隻長約六尺，闊約一尺多些的兩頭尖的像芭蕉葉的小船上載了一兩個黑頭帶黃的男孩子，在喊着這種聲音。那就是所謂水上叫化子了。

一個個的小銀圓從乘客的手中送向水面上去，立刻起了一個個的圓圈，接着是轟隆一聲，那黑頭帶黃的馬來小孩子，向那銀圓掉下去的地方跳下去。不到三分鐘，那小孩子已經冒出了水面，舉起了他的手，手裏拿了那掉下去的小銀圓，而喊着「Thank you」。

在一陣嘻笑聲中，那碩大的郵船，靠近了碼頭。在嘈雜的呼喊聲中，星初和秋蔭踏上了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之星嘉坡。

七

「住我們的S江飯店罷？」

「喂！到我們旗生旅館去。」

「先生！太太！住到惠中旅社去罷。」

好幾個廣東口音的旅館招待，圍住了星初和秋蔭，在兜攬生意。

「我們怎樣？到S江飯店罷？」星初問着秋蔭。

「好！隨你。」

在嗚々の汽車聲中，不到十分鐘，他們是被載到 south bridge Reno 的S江飯店

了。

「先生！開一間一張舖的房間還二張舖的？」茶房向他們問。

但是星初不回答，他望了望秋蔭。秋蔭却祇低了頭，臉上又浮出陣々の紅色，星初知道她決不肯再發言，因為茶房和全旅社的人們，都認他們一定是新婚的夫婦，到星嘉坡來度密月的。

「不要一間房間，有沒有兩個小的房間連在一起的？星初向茶房間。」

「待我四樓上去看一看，有沒有？」

說着那茶房乘了電梯上去了。不多時他下來了說：「有的，有的。」

住的問題解決了之後，他們是需要充分的休息了。二人洗了澡之後，各人都睡了一忽。晚上各人都寫了好幾封信。二人的信裏，差不多一樣寫着各人在路上遇到一位異性朋友，對於這位朋友更用出他們的文學的手腕，描寫得非常的細到。他們雖然的開了兩個房間，一個不過是備晚上睡的時候用的，未睡之先，星初終是在秋蔭的房間裏的。

他們寫了信之後，都去睡了。但是他們始終不能夠和睡魔接近，因為更強和思慮，使得他們不能好好地熟睡。

——他確是個可愛的青年，他那富有男性美的體格，他那帶有女性溫柔的性情，並對於文學的理論，都使得我非常欽佩和羨慕。

——當我看了他的秋之淚後，我以為作者一定是個年齡很大的——至少也應當壯年，但是我見了他之後，我不得不驚奇，怎麼這樣的年青，對社會，竟認識得這樣的清楚。對人生，竟有這樣深刻的論調。那真是出乎我意外的一個人物。

——他對舊禮教，更有很劇烈的攻擊。他那反禮教的言論，一定的能夠得到許多青年男女的同情，但是現代的社會，却並不因他的著作出版而搖動，這實在是惡習已經深入了人們的腦海。少數人的吶喊，至不過造成了一部分的彷徨的人罷了！

！在那一望無際的海中，在那孤鳥般的船上，我竟會和他認識，這不能不歸功於自來水筆的壞掉的緣故，在茫茫的大海中，在無邊的天涯地角之中，上帝竟會賜給我這樣一個好朋友，那是我的幸運。

——他來星嘉坡，是爲了婚姻問題的不能解決；我來星嘉坡，也是因爲婚姻問題的壓迫而離開了和愛的母弟！

——像小迷羊般的失了牠的母親，在茫茫的歧途上徘徊與彷徨，竟能遇到一個與我處於同等地位；感到同樣苦悶的小羔羊，那是多麼可喜的事！那陸放翁的詩句不是這樣說麼：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現在的處境不是很吻合這兩句詩嗎？

路上嘈雜的聲音，漸漸地消逝了，寂靜立刻包圍了籠來。她的興奮的精神，也因了寂靜的暗襲而感到疲倦，雖然，她還感到臭蟲的討厭，但經不過疲乏的進攻而終於熟睡了，星初也是一樣的不能夠入睡，他也想着自己的幸福的將來。在很窄很窄的時候，他纔朦朧地蓋合上他的眼睛。

在一陣々吱吱喳喳的鳥鳴聲中，他和她都醒了過來，他們睜開眼來看的時候，那美麗的黃金色的太陽光，已經照遍了全室。星初推開了後面的窗望時，高約四五丈的椰子

樹和橡樹，一一的現在他的眼底。他換了些新鮮的空氣，立刻就去漱洗。漱洗後，他走到秋蔭的房間裡去。那時，她正在梳頭。

「早啊！秋……」他覺到失言的時候，秋字已經出了口了。「密司馮！」他覺得現在還不會有直接喊她的名字的可能。

「不要緊！有什麼客氣，你以後就叫我秋蔭也行，何必的一定要在姓的上面加一個密司呢？」她笑着對他說。

「太不客氣了罷！」他也是一笑。

「你要知道禮多則必詐！就事論事，你我是智識界中人，那些虛偽的客套，更有取消的必要。你不是見氣的話。我以後也許會直接叫你的名字。」她望着梳洗台上的鏡子中說。她的臉上自始至終未曾減去過笑容。

「很好，我想以後就直接叫名字罷！」他望着她的不在動作。

「你今天到校裏去罷？」

「唔！去的，你也須到報館裏去罷？」她回過頭望了他一下，頭髮真討厭，剪掉了還是免不掉要梳？」

「我們吃了點心……我與恐怕還要捱擱一天，明天我們好各人住到自己的宿舍裏去了。湊巧星南日報館和你們的學校相距不遠，將來我們叙會到是很便當的。」

「唔！」那女性特有的羞態又現出來了。

他們二、三出去之後，都到下午五點鐘來。回來後，他們又一同到海灘上去散步。星初也買了一身游泳衣。到海中去作海水浴。她坐在海灘上望着許多男男女女在水中過他們的快樂的游泳生活。她很羨慕那些游泳的人，她恨自己先前不曾能够學習了這種技能！她想。不然，和星初一同在海水中游來游去，是够多麼快樂呢？

她癡癡地望着天空中的一堆堆的白雲，那將要落下的夕陽，發出萬道紅光，照遍了整個的海，一個個游泳的人兒，像一隻隻野鴨在遠遠的浮動。

輕微的秋風，吹上椰子樹上的大葉子上，發出叟叟的聲響；地上的青草，被風吹得向前傾斜。她的皮鞋踏在柔軟軟的草上，她的黑裙，被風吹得輕輕地飄起來。星初在水裡往岸上看來，覺得那完全是一幅天然的畫片。綠的樹葉，青的草兒，襯托出一位絕色的美人，那不是一幅畫嗎？

她這時感到她的一切都消逝在這詩意的環境中了。他但願這種生活，能够永遠的存

在，永遠的過這種詩意的生活。

太陽在海面上跳了幾跳，終於落下去了。

他們也一同的回到了S江飯店。

星初今天感到舒服極了。許多時候不會與海水接近了。他直感到無水的寂寞。今天他暢快地游了兩個多鐘頭，纔算過了癮。他更覺得舒服的是有一個美麗的女性，做了他今天的海濱的伴侶。

「今天真暢快。秋蔭！他在打着領結。

「我今天也很舒服。在那滿含着詩意的海灘上，我簡直像是蘇東坡所說的浩浩乎如馮御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了。我願我將來死了之後，能够葬身在那詩意的海灘上。」

「你在校裏沒有學游泳嗎？」他向她望了一望。他這時手中托了一杯茶在喝着，「你在運動中，可歡喜那種？」

「我嗎？什麼也不會！比較的還是網球稍爲能够拍幾下。」

「噢！我倒不知道你也會拍網球，那我們明天來打兩個Set。」

「恐怕要待你在報館裡理事之後罷？明天我們要暫時的分手了。」說着她的神情有

些黯然

「唔！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的全天，我們都可以玩這種輕便的運動。更好在我與你的學校離開了不遠。」

在這一天，分別的前一天，他們不肯輕易地放她過去。他們從自身談起，一直談到世界的網球大王柯顯愛脫，更從秋之淚談到柴霍甫，莫泊三，歌德，蕭俄……直等到外面的椰子樹的葉子被風颳得很響的時候，他們纔安睡。

## 八

從此，那碧綠的草地上，時時的看見一對青年男女，穿了雪白的衣裳，手裏執了網拍，在網的兩邊奔馳着。那「浜々」的聲音，從網拍上面發出來。那就是馮星初和李秋蔭，在過着那種詩意的快樂的生活。

他們到了星嘉坡後第三個月的某一天的清晨，秋蔭起身後，在看本日的星南日報的附刊星光。頭一篇是一首小詩，題目是在公園裏。她朗聲的誦讀那首詩！

在那綠蔭深處



春天的落葉

四六

手挽着愛好相同的異性，  
訴出各人自己的心情；  
安慰這飄泊無定的靈魂。

※

※

※

※

※

地上滿鋪着碧綠的青茵，  
四只黑而發光的皮鞋在上面蹂躪，  
行行重行行，

心裏像小鹿般的擻挺。

x

x

x

x

x

生氣勃勃的綠葉，

被風吹得發出呼呼的呻吟

那織出谷的黃鶯

更唱出和愛的歌聲。

※

※

※

※

※

這種詩意的環境，

我願意永遠的在裏面浸沉，

希望這幸福的生活永遠聯續，

安慰這飄泊無定的靈魂。

她看那作者的名字是知君，她猜這一首詩一定是星初寫的，因為前天星期日，她們曾經在S公園裏玩了一下午。那一天他們都感到非常的舒服和快樂。

她讀了這首詩之後，在漱洗的時候，心裡在回味那一天遊玩的情形，她確覺得這一天在她的生命史上是可紀念的一天。她覺得星初確是一個可人，在這短短的十六句詩中，寫盡了當時情景。她想，他不愧為一個文學家。

那一天她的腦海中差不多時時刻刻的回憶着在公園裏的情形，在上課的時候，他的腦海中還是時時的回想到那在樹蔭下的一幕：

「秋蔭！星嘉坡的生活，較之國內如何？」

「暫時的因為校中的人，不十分熟悉，所以在校時很感到寂寞！要是沒有你這樣的  
一個朋友……的話，我真真寂寞死了呢！」她說時還是浮出那女性所特有的羞態

。在那高高的樹蔭之下，星初和秋蔭並肩的坐着談天。

「報館裏工作忙不忙？」

「班裏，每天下午六時後方始有事，把寄來的稿子，稍爲望一下，換比較好的發下去排，自己高興呢，也就寫一兩篇。」他對那海面上的船望了一下，「校中功課怎樣？」

「也不過如此，高一和初二三的都是教的，機械般的上一些課也就完了。有時也上初一的文課，相幫一位姓陳的改改她們的作文，這種生活，倒還不十分苦澀。只因了能够時時打網球，來調和自己的生活，更不感到煩惱。」

「這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改變些方針，去看看電影罷？」

「也好，我們到草地上去踱々。」

空中的太陽，很劇烈的射出他的陽光，在國內這時雖然的已經入了初冬，但在那赤道旁的星嘉坡，還是一樣的很熱。她撐起了小小的紙傘，向着那大假山上走去。他跟在她的後面。看着她那富有曲綫美的腰，左右擺動的臀，他恨不得走上前去把她擁抱，緊緊地擁抱。

「你熱嗎？」她看見他在擦汗。

「還好，今天草帽忘記了帶。」

「我們在山上稱爲走走就回去罷！」

「不要緊，我和你合撐一傘罷！」他說着很快的走過去鑽進了她的傘下。

「唔，難看罷？」

「要什麼緊！」他更大胆的把手去摟住了她的腰，向前走着。那時山上雖然是沒有遊人，但他們都感到這種舉動的不自然，而態度是非常的侷促。她胸中更浮出一陣陣的紅霞。走下山來，他仍舊退出了她的傘。

在那一剎那的時間，她雖然的感到態度的不自然和神情是非常的侷促，但在她的生命史上，她覺得這一天是可紀念的一天。他的手緊摟着她的腰部，她全身的血液起了不可名狀的緊張，呼吸也感到非常的侷促。那一剎那的時間，是她二十歲來的最可紀念的一剎那。

她希望星期六能夠早些降臨，在那黑暗的電影院裏，二人同賞着銀幕上的藝術，談着知心的話兒，或許那種情味，較之那個星期日的情景更可尋味些。

終於那可愛的星期六是來了。他和他在下午一時，就很早的走進了T戲院。

在偉大的天地間，什麼都不能永久的存在，惟有愛。惟有純潔的愛，纔能永久的存在。人和人之間，也惟有愛纔能夠來維持着永久的和好！星初和秋蔭認識了也不過四個月，但他們間差不多時時刻刻的不能分離。要是隔了二三天不相見的話，好像幾年不見般的飢渴！

那一天他們從T戲院出來後，他們都感到非常歡樂；在他們覺得眼前的生活，無論什麼都不能磨滅掉這種深刻的印象！

「到S酒樓去吃晚飯去，好不好？」星初走出了T戲院問秋蔭。

「好的！」

他們從S酒樓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經萬家燈火了。

他送她回去，一路上非常的幽靜。她們女光中學的一條路上無論白晝和夜晚，都是一樣的幽靜。那裏，賽過是上海的靜安寺路。整潔的馬路，和兩旁的整齊的綠葉成蔭的樹木。在在使走路的人像踏入天堂一樣的快樂。

他們二人並肩的在人行道上走着。他的手摟住了她的腰部，脚步走得很整齊，皮鞋的各各之聲，打破了這條路上的寂靜的空氣。

「校裏大概在下月罷？」開懇親會，那時離開寒假也不多時了。」

「唔！開懇親會，有些什麼節目？」

「大概總不外乎新劇，歌舞之類。」

「我到很可以來參加。」

「那時，聽說還要舉行運動會。要來請你擔任一個網球的裁判員。」

「很好。」他的手摟得緊緊的，不肯放鬆，似乎放鬆了。她就要逃走般的不敢放鬆。

「光陰過得真快！秋蔭！我們相識到現在，不覺的已經四個月了。」

「唔！」

「在這四個月中間，我們的友誼，差不多日日的在深進。在我，覺得能够交到你這樣的的朋友，我的生命史上，我覺得是值得紀念的。我們在過去的階程中，是一朵繡蓓蕾的玫瑰花，此後將怎樣的使得這朵玫瑰花怒放？那全要看命運之神將怎樣的來支配我們了？」

「唔！」她的頭更低下去了。

「在那人生的旅途上，人的一生，既然是像朝露般的祇有一剎那的時間，那末，對

於一椿事，對於一生的問題，應當有相當的支配。決不能與草木共朽的！對於任何的事情，都應當做得有意義，方不負我們在世的一生！像我和你，在這旅途上，不能預知到前途的事情，那末，對於眼前，應當有一種意義的表示纔是，秋蔭！你覺得怎樣？」

「這種人生的問題，決不是這樣輕易的能够解決，不過，對於前途的努力，那確是人生的應有的舉動。」她抬了抬垂下的頭，「啊！不是到了校門首了嗎？」她驚奇自己只管低着頭向前走，走到自己的校門前，纔發覺要走錯了。

「那末，要明天會了。」他放鬆了她的手，把頭上的帽子脫了下來向她說。

「明天我也沒有什麼事，下午要是有功夫的話，我們還是打網球罷！我自從和你時常打球之後，星初！我自己覺得進步得多了。」她說罷了走進了校門，「你回去是很冷靜了，實在對不起得很！」她給了他一個微笑。

他望着她走過了花園的甬道，走上了階沿，走進了中門，直待到看不見她的影子，纔回轉身來向着原路踱向報館去。

——她現在對我的態度，是已經由羞答答進而大方了。這一點是必然的現象罷？

——適纔的話風裏我也曾表露了我一些心跡，但是她不過很輕便的兩句話就撇開了

這個題目而言他了！她對我究竟有沒有意思呢？

——前天刊出的一首詩裏面，我不是有「安慰這飄泊的靈魂」一句嗎？這一句詩裏，不是包含着無窮的意思嗎？她是聰明的人兒，不該看不出我的心跡罷？

——她雖然的也會問我那首詩是不是我寫的，我不過回答她一笑。在這一笑中，她更應了解我的心跡。

——秋蔭啊！這是我在表示着愛字啊！你怎麼不了解呢？……

他胡亂地瞎想，急匆匆的到報館裏去把稿子看了一下發排，自己勉強的提起筆來寫了一些散文。那篇短短的散文裏，也表現出充分的愛字來。他想，或者她能够了解了罷？

## 九

「來遲了罷？」

「不遲呢，正好！就要開幕快了。」

女光中學在攷試完畢之後，開了一個懇親會。星初也是接到請帖的一個。當他一走



進了女光中學的門，就看見了秋蔭。他和她講着話並肩着向裡面走去。

「密司黃！今天够辛苦了罷？」星初遇見了校長黃秀華這樣的招呼一聲。他因為常來的緣故，校裏的幾位教員差不多都認識了。在許多教員中，秋蔭年齡最幼，也是最美麗的一個。

「很好！馮先生，你今天能够撥冗光臨，非常榮幸。請裏面用茶點。」黃秀華招呼着星初。並且引導着他們向禮堂裏去。

「這是誰？」

「這是星光的編輯先生，也就是李先生的 Swee thato」

「啊！李先生的 Sweethaw！那我們投稿起來要便當些了。」

一羣學生在議論他，但是他祇裝着不聽見。他低眼的看看秋蔭。她正低着頭向前走。黃校長對他們二人望了一望，星初反覺得難為情起來了。

一路上又遇見了幾個校中的男女教員。他也一一的與他們招呼。行行重行行，他們到達了那雄壯的禮堂，

「啊！這樣雄壯而整齊的禮堂！」星初叫起來了。他看那天花板下面的藝術文的油

潔，與排得非常整齊的坐位。正中的椅上，幕還不曾拉起，幾盆美麗的鮮花擺在台前，來賓雖然已經來了三分之二，但是聲音不見得怎樣嘈雜！幾個胸前掛着一條紅綠色的寫着「招待」兩個字的女學生來去的招待着來賓。一種融融樂樂的氣象，在一個一個人的眉目中傳出，他覺得這纔是天堂，這才是人間的樂園。「好有秩序啊！」他再這樣的贊嘆了一句。

「那裏，因為時間的急促，和人手的缺乏，所以佈置得十二分的草率；你真是謬讚了。」黃秀華謙虛着，「還虧了密司李熱心的幫助，纔有今天這樣的熱鬧。」

「不見得草率！非常整齊。黃先生真是一個辦事的人材。」

「別謬讚了，馮先生！明天報上別罵我們就好了。」她說着大笑起來了！「你們坐一刻罷！我還有別的事，不克奉陪了。」

「請便！挺攔你的公務了。」他舉了舉右手。

「明天我們開運動會，你得代我們做一做網球的裁判員。早一些請過來。」

「好！我明天一定早些來就是。」

黃秀華走向後而去了。

「什麼時候了？」尾初問秋蔭。

「一點三刻。再過一刻鐘就要開幕了。」她舉起了她的手，看了看手上的錶。

「這幾天辛苦了罷？」

「也不過如此。我所歡喜的網球也好幾天沒有玩了。」

「你是幹事，自然的應當忙些！」他看了看她胸前的隱隱的隆起着的乳房上面被風吹動着的一條黃色的綢條子。

「我陪你到前面去揀一張好些的座位。」

「那倒不必，我祇須坐後一些好了。稍待與你好生在一起談談。」

「今天恐怕不便陪你。並且聽說，她們預備請你擔任來賓演說的一項節目呢。」

「我可以拒絕她們的請求，因為我不曾有預備，在許多女學生的面前，我話尙且說不出。又何況是演說呢！」他笑着說。

「恐怕不可能罷？」

來來往往的人們，看見這們一對青年男女，在禮堂的外面講着很幽聲的話，他們都自然而然的向他們望一下，有幾個學生，更指指點點的向着她們的同伴輕輕地談着。

「你在那邊坐一刻罷！我還得去担任我這幹事的未盡的職務。」她說着走向裏邊去了。

他冷清清地一個人坐在那來賓席上，低着頭在看來來去去的行人。雖然有時也有二個熟識的教員向他點頭招呼；但那不過是幾句照例的客套罷了！他很感到寂寞與煩悶。

一陣拍掌的聲音從四週圍攆起來，他急急地把低下的頭抬起來向台上看去。那節目單已把頭一張空白的撕去，上面端端正正的寫着「校長致開會辭」五個大字。那短小精悍的黃秀華在這一陣的拍掌聲中，踏上了那花紙繽紛的演劇台。

他照例的說了些關於校中的過去和希望未來有什麼新的貢獻；更希望學生的家長對校中有充分的幫助。在一陣拍掌聲中，伊又走下了演劇台。接着是校董致訓詞，級任報告學生的成績。

星初最注意的是秋蔭報告各班學生的歷史成績。她那伶俐的口齒；講的時候時時的露出可愛的笑容，他的腦海中又深深的印進去這一幅可愛的美人畫。

接着是來賓演說了，黃秀華立上了演劇台，向觀衆鄭重的介紹這位來賓；

「很可以認為榮幸的，是今天的來賓演說，我們想請國內有名的秋之淚的作者本埠星南日報附刊星光的編輯馮星初先生演說。我想這一定是諸位所……」

下面的幾句話被觀衆的拍掌聲阻斷了聽不清楚。接着伊立刻走下了台向來賓席中的星初招呼。但是星初竭力的推辭，他說今天沒有預備。觀衆的掌聲却連連不斷的邀請。

「秋蔭！你也該勸勸你們這位好朋友，怎麼你可以坐着不動呢？」黃秀華笑着對坐着

的秋蔭說。

但是秋蔭仍舊坐着不動。在黃秀華的微笑的言語中，她明知道她是在取笑着她。

在再次的拍掌聲中，星初終於踏上了演劇台。在他向觀衆的一鞠躬中，他那紅着的臉上的口終於開了。

「諸位！兄弟今天很榮幸的能够和請位在一堂談話。但是兄弟今天不曾有充分的預備，實在沒有什麼意見可以供獻給女光；更沒有什麼較好的話和諸君談！」

「女光自從開辦到現在，也已經有了七八年的歷史；因為黃校長辦理的妥善，校董和教員的熱心和努力！才有今天這燦爛的女光兩個字，深深地印入社會上的人們的腦海中，這是很不容易的。我敢代表社會向黃校長和各教員致謝。」

又是一陣沉重而熱烈的拍掌聲。

「不過，我覺得女光的教育態度還不會十分提高！這是顯然的事實，我想黃校長和諸位教員必有同樣的感想！希望將來漸漸的設法提高之。」

「我們對女光更希望能夠設法擴充之，因為年來女光在社會上的信用非常的良好，學子負笈來校的日多一日，這是善的現象，但是校舍要是不擴充，亦勢必的使遠途來求學的學子，有向隅之憾！這一點希望黃校長和各校董能夠迅速設法改善之。」

又是一陣很熱烈的拍掌聲。因為他能夠避掉指謗的嫌疑而直言不諱的指點出女光的短處，這在各學生的家長覺得他的演講很值得歡迎，所以他們都很熱烈的拍掌對他表示有同樣的感想。

教育的制度，我們也應當注意。在德美法諸國學校制度，都非常尚善良。尤其是德國來都有系統有秩序。我們好像記得孟祿博士曾經道過的說過：「一個學校，應當隨時的注意到社會上的需要，而加以改革，因為學生的將來，就是社會上的中心人物，要是學校所給與的是社會上所不需要的功課，那末。學生就勢必不能做社會上的中心人物了。所以，學校至少應當是一個社會的小模型才景。」這幾句話真是至理名言，希望黃校

長和諸位教員能够留意現社會，那是我們所馨香禱祝的。

「現在各處正在熱烈地提倡鄉村教育，這是現代的好現象，與其把各種死功課向學生的腦子裡灌進去，實在不如把各種活的生動的工作來灌漑來得好，教學做本有相提並進的必要，將來星嘉坡的學校，實在也有施行的必要。」

「兄弟學識淺陋得極，今天承黃校長看得起叫我瞎說幾聲，慚愧得很，不曾能够有什麼較好的意見貢獻出來。不過，最後我總希望女光，能够更有再好的成績，更深的良好印象給社會，那是我們所最希望的！今天兄弟不曾有什麼充分的預備，瞎說的許多話，自知很多錯誤，請諸位原諒！」

一陣熱烈的拍掌聲，把星初送下了演劇台。接着是黃校長的答詞，也無非是說，對於星初的話，非常同情，希望社會和各校畫能够給以實力上的幫助，將女光改造成功一所南洋最好的女子中學。

接着是該校的學生表演跳舞。那抑揚頓挫的梵亞鈴聲和鋼琴聲，從台上發出來，一雙雙的玉腿，舉起，落下，很有秩序的與音樂聲相應和，清脆的歌唱聲，從她們的櫻桃般的小口中唱出來。星初坐在那裏看着，真覺得自己的靈魂，飄然的不知去向了。

歌舞完畢後，是該校學生表演王爾得的莎樂美。

那飾莎樂美的某女士，星初覺得美極了。她的不傅脂粉的臉部，耳目口鼻，支配得非常的勻稱。身材，體格，也都合於現代女性美的條件。他覺得這樣美麗的女子，在上海是沒有見到過！

直得到新劇完畢了，他的腦海中，還是浮着莎樂美的印象。那玫瑰紅的臉；兩條細而長的眉，滿含着水分的眼；櫻桃般的小口；額上幾根疏希的飄々然的前留海，一一的深印入他的腦海，他覺得這個女子，可以稱得傾城傾國了。他想，古人形容的西施，昭君怎樣美，怎樣美，飾莎樂美的那個女子，也許有與這些美人媲美的資格罷。

「在這裏用晚飯罷？」黃秀華笑着向星初說。

「不了，我立刻就要到報館裏去。」星初回答。

「吃了晚飯去不好嗎？好在你的工作是在晚上。」

「不，我還有些別樣工作須得要去，今天祇好虛領了，改日再行奉陪罷？」

「哼，我曉得請你不動，李姑娘來奉請的時候，就是什麼工作也肯放棄了罷！」

在旁邊站着的秋蔭，立刻的臉上浮起了紅雲。星初也覺得非常的難為情，終於他是



在女光裏面用了晚餐。

十

光陰很快過去，女光中學開了懇親會之後，不到二個星期，她們是放寒假了。實際在那四時皆夏的星嘉坡，無所謂寒，雪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但在學校的制度上講，每年照例的必須有兩個假期——暑假和寒假。

在寒假期內，秋蔭是寂寞極了。校中除掉黃校長是因為家庭就在附近的緣故而不曾回去之外，其餘，回家的回家，出去旅行的旅行。惟有她，孤寒寒的在宿舍中看書和睡覺，白晝除掉和星初時常的拍球談天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好談談。她真感到寂寞極了！

在這一寒假期中，她和星初的友誼差不多更進了一層。她每天的也為星光撰一些文稿，更時時的應和星初的詩。在她們看來，這種生活，就是幸福的起源。

雖然官家有三申五令的廢止陰歷，但是各地還是陽奉陰違的仍舊計算陰歷的日子。星嘉坡也是一樣的用着陰陽合歷的日曆。陰歷的新年又照例的到了，那裏也照舊的舉行

着熱烈的慶賀。

爆竹聲霹靂拍拉的響起來，那是象徵着寒冬已去，和暖可愛的春天來了。地球上的  
一切都是發動了。人間的情愛，也受了春天的啓示而繼續的滋長。

星初和秋蔭也因了春的到来，各人的身體上都起了某種的要求。星初也想向秋蔭  
求婚，但是他尋不到機會。

過了新年，離開女光中學的開學期已經祇有十天了的時候，秋蔭突然的問星初有沒  
有功夫去旅行；

「你報館裡能不能告一個星期的假？」

「做什麼？」

「我想到檳榔嶼去旅行，你能和我一同去嗎？」

「我想總可以的罷？讓我去請請假看。」

廢歷新年的初六日，星初和秋蔭已經坐在那開往檳榔嶼去的輪船上了。在輪船上足  
足的住了兩夜又一天。那海峽殖民地 *Stairs & Thomson's* 的海峽，與長江相彷彿。兩  
兩旁的風景。則較之長江有過之無不及。

船開行後，清風拂拂，滿目蒼翠！西望柔佛，東望星洲，邱山層疊，峯巒起伏；參天的椰樹，點綴於美綠那叢之間；那缺邊的山色，海面的鳥聲，使得星初和秋蔭如置身在世外一替。他們都嘆息着自然的偉大；和人身軀殼的渺小！

「啊！星初！人住在世上，又何必爭名奪利呢？你看這種偉大的自然，滿佈着青山綠水，要是能够在這種大自然的懷抱中。青翠的山上，搭上這樣一搭茅廬。種些花卉樹木。每天的在裏面讀讀書，寫寫字，星初啊！我們要是能有這樣的一天的話，我真不願意在現在的銅臭世界上爲名利而忙碌呢！」

「人生本來是兩條路，一條是積極的，一條是消極的，所謂楊派和墨派就是。兩條路當然是絕對的相反的。世人能有幾個是看得穿呢？在這種大自然的懷抱中，能够在青山綠水裏而消遊我們的人生，本來是我們希望的，但是，社會和環境却不允許我們啊！」

「唔！」

他們在路上談談說說，當然不覺得寂寞，在翌日的上午九點鐘，輪船開到了巴生港。那裏是馬來聯邦的重要的出口，有火車以通吉隆坡，商業非常的繁盛，輪船因爲裝貨與卸貨的關係，所以總要下午五時才啓碇。

他們也上岸去遊玩了一下，那裡非常多的森林。所走的地方，兩旁總是綠蔭夾道，鳥音婉轉。置身在那種地方，真有另一世界的感覺。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他們從岸上回到船上。

「在國內的時候，聽見人家說南洋無論什麼地方總是樹木參天，草地如茵。而最佳者是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氣候非常的適宜。我到今天方知道這裡是常青的天國，人間的樂園。」秋蔭伏在欄杆上向星初說。

「是的，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這種氣象，那末我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感到幸福了。」

他們伏在欄杆上看着岸上的景色，鼻鼻的炊烟，從那隱在樹林裏紅紅的屋頂上冒出來。天空邊的路徑落下去的紅日，照得海面上統統出了紅色。撲撲撲的水鳥，在海面上飛來飛去；岸上的樹上，發出清脆的鳥聲。那種可愛的晚霞，使得她們倆看呆了。船身上發出軋軋的機器開動聲，才把他們倆出竅的靈魂抓了回來。

「什麼時候了？」星初問，「已經開船了。」

「五點十分。」她舉起左手來望了一下，「啊！可愛的巴生港，我們要與你暫別了。」

「回來的時候，再來探望你吧！」

終於那美麗的巴生港，離開了他們的眼簾。在夕陽落下去的時候，那高可參天的椰子樹，是消逝在黯淡的黃昏中了。

翌日的上午九時，那輪船是到達了風景幽雅的檳榔嶼。

他們把隨帶的東西安置在旅店裡之後，他們一同到有名的檳榔嶼公園中去遊玩。

那裏的地名本是 *Penang*。因為那裏的檳榔樹之多，可為各島冠。而 *Penang* 的音又與檳榔兩個字的音差不多，所以就叫做檳榔嶼。檳榔嶼還有兩個名字，是庇能和新埠，但是都沒有檳榔嶼三個字叫起來來得順口，所以，檳榔嶼三個字在一般人的口中，成了習慣。

他們坐了汽車，到公園去，那路兩旁的大樹夾道，綠葉成蔭，紅色的房子隱在樹林之中，毫無塵俗之氣。他們覺得這種整齊清潔的境。決不是上海的靜安寺路和霞飛路所能够及牠的萬一！

他們才走到一座山的腳下，突然的聽見像萬馬奔騰的聲音，從山上發出來。他們緩緩地向上走着，那兩旁的奇花異草，發出幽靜的香氣。他們走到斜坡之上，那萬馬奔

的聲音的發源地是到了。原來那裡有一條大瀑布，從山上瀉下來。那一種怒撼澎湃之態，與浩浩蕩蕩的水勢，造成不多見的奇觀。

「好雄壯啊！」星初和秋蔭嘆賞着。

他們又向前走了不少路，走入了那深密的樹林中。那裏的樹木，非常的緊密。地上的草，長得整齊可愛。這時林中，除掉他們倆之外，什麼人也沒有。那一種幽邃的樣子，使他們感到這裡已經離開了塵世。

這時星初突起的想這一樁事，他想，他和秋蔭的友情，已經到達了向熟的時期，二人都已經有某種的需要，他想，這時四週圍沒有人，可以提出這樁問題了。

他拉着她的手臂向前走着，他覺得這樁事實在無從開口。他祇好用手去撫弄她的烏黑的頭髮，一行軍行行，當她說：

「你校中又將開學了，你又沒有功夫出外來旅行了。不知今年的什麼時候，我們再有這樣歡樂的時候。」

「我今年暑假內，將要回鄉去一趟，是不是再要飄零到這天邊的南洋來，還沒有

.....

「啊！」他突然的立定了，「秋蔭！你不要回去……我……不能……離開你……離開你……我就不能……生存！」他斷斷續續的說着，那水晶般明涼的眼淚，終於從他的眼眶中流了下來。他們本來是並肩的步行着的，這時星初突然的改立在她的對面，舉起了他的雙手，眼中滿露着請求的神情。她也立刻的走上去傾她的全部的身體在他懷中，把臉緊緊貼着他的臉，他也緊緊地把她摟抱，這時，那樹林之中，除掉鳥聲和猴子（檳榔嶼有兩多猴）的跳躍聲之外，一切都消逝在愛神的懷抱之中了。

沉默，沉默，沉默了許多時間，他才推開了她的臉，用那一隻亮晶晶的淚眼，對她的滿佈着淚痕的臉兒望着，他再把他的臉去緊貼着她的臉。更沉默了許久時候。

「愛阿，你忍心離開我嗎？」星初的手臂仍舊摟抱着他的愛的頸項。

「愛！我豈忍離開你。」她的眼中又在流着淚珠了。「因為媽媽寫信來說，父親現在脾氣改了。他老人家因為思念他的不育的女兒，曾經身子不適應了好多日。現在，他看人家反悔他從前所學動的錯誤，母親特地寫信來叫我在今年無論什麼時候去看看他們。

「這也是福音，我商家慶慶就始終的不能諒解我！到了今年暑假內，我要是報館裏能够請假的話，我也許陪你回鄉一蹓。也可以望望伯父母和你的兄弟。愛的！」他在

她的臉上又加上一個吻印。

「愛，無論你到什麼處，我總可以跟隨你的。」這是她從來所不曾有過的表示。

他們兩個人影子又合而為一了。這時，那瀑布的雄壯的奔流聲，也更加的響了；那夜，沙沙的鳥鳴聲，也更加的清脆，似乎為這一對青年的未婚夫妻的前途預祝着未來的生活必定是幸福。

從此，秋蔭的戒指上，多了一只光燦爛的戒子。

## 十一

他們從檳榔嶼回到星嘉坡之後，各人的生活，突然起了變化，做事的精神，也無形的興奮了不少。他們都覺得，前面的途程，都已經踏上了新的道路了。

女光終於又開學了。

樓裏的同事，和校長都知道了她們訂婚的事情。起先，秋蔭也竭力的否認，怕她們調笑。但是那手指上的婚戒，却不能瞞過她們的眼睛。她們也很高興的請她和星初吃了



一頓，算是慶祝她們的戀愛的成功。

星初自從和秋蔭訂婚以後，二人每天的都是形影不離。公園裏和海灘上，網球場上，更加沒有一天沒有他們的足跡。一直到將近暑假的時候，他們差不多天天都過着那幸福的生括。二人的日記簿上，也都寫着愛的文章。在他們的生命裏上，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最有價值，最值得紀念的時期。

她也曾把這樁事寫信告知她的母親和兄弟，她更把星初的照片寄了一張給她的母親。在她的母親的回信中說，照片已經看過了，姑爺的人品真不錯；婚事儘可照預定的步驟進行。必要時可在那邊結婚。暑期中，希望能夠和星初一同回來望望，最後並且說，她的爸爸對於這種婚事，也很表同情。

五月到了。他們的期望終於成功了事實。在星嘉坡的某酒樓裏，他們倆穿着莊嚴的禮服，在雄壯的樂聲中。在黃秀蕊的證婚人之前，他們成就了百年好事。婚事在星初館中本有一個月的例假，他再多請了一個月的假，乘秋蔭校中的暑假，他們二人一同回到家鄉去度蜜月。

在輪船上，他們二人的親熱的神情，曾引起許多乘客的羨慕和妬忌！

不到半個月，他們又度過了大海而到達了家鄉的上海。

「怎麼？」我們先去借一個客棧？我愛！」星初到了碼頭上向秋蔭問。

「愛」我想還是先開一個房間，然後打一個電話給我的弟弟，叫他來迎我們，好不好？」她笑着向星初說。

「愛的！就這樣辦罷！」

他們叫了一部汽車，向那熱鬧的N路開去。不多一刻，他們已經安頓在T飯店了。她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叫她的弟弟來。

「愛的！」星初看見她坐在沙發上在看當日的新聞紙，他走前去摟住她這樣的叫了一聲，「你我又回到這許久不見的上海了。愛的！我們幸福的生活開始了。」說着又是一個很沉重的接吻聲。

「愛的！我想在世界上祇有我們二人最幸福了罷？愛的！你感覺到嗎！」她也緊緊的摟住了他的頭部。

「愛！我怎麼不感覺到呢？我希望我倆能够像舊小說上所說的：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並蒂蓮的兩句話讓我們來實現。」他把她摟得更緊了。兩個人的眼睛閉上了，

呼吸也非常的急促。

「啊！腰會斷呢？她叫着。

「認可腰會斷掉。只是我不願意放鬆我的手。愛的！我的手中要是一天沒有你的腰，我決不能在這世上生存！愛的！你有同樣的感覺嗎！」

「怎麼不是呢……犧牲我個人的一切都可以。但是我可一天不能沒有你！愛的……在這世界上的一切，我都覺得……是空洞的！……惟有你……；充實的在我的懷抱之中。」她像無力般的斷斷續續的說着。她的身子在沙發上，雖得不到舒適的坐法，但是她還勉力的撐持了她的身子，來接受他的吻——愛。

「愛的！出去吃點小去罷！」他似乎得到了滿足般的坐正了他的身子。

「要是兄弟來呢？她的頭仍舊枕在他的手臂上無力的說。

「唔！兄弟還要來呢！那末叫茶房去叫罷！他說着站起來去按了按電鈴。

「要什麼，先生！茶房進來問。

「秋！要吃什麼？」屋初回過頭來問秋蔭。

「吃芥辣雞飯罷？愛的！你吃什麼？」

「好的！你去叫下面送兩客芥辣鷄飯上來。」他向茶房說。他們正在吃飯的時候，他的兄弟來了。

「姊姊！」她的兄弟叫了一聲，回過頭來對着星初，「這就是……？……？」

「這就是你的姊夫馮星初。」她接過她兄弟的未說完的話，「這就是舍弟，叔蘆。」她對星初介紹。說着她已經大笑起來了。

「這就是文學家馮星初先生？是我的新姊夫啊！」叔蘆看着星初與星初握手。星初也很客氣的招待他。

「爸和媽都好吧？兩個哥哥怎樣？」她問着她的弟弟。眼裏滿含着淚珠的成分。

「全好的人都好着，不過爸爸近來時常的咳嗽！大概與他的關係呢？」他講的時候時時的斜頭來對星初望。也許他是在看他的新姊夫是怎樣的一個大物罷？

「不時時的提起我呢？她有時還露出苦笑的样子。」

「怎不提起你呢？爸爸近來的身體不好，與你很有關係。你還是……，時時的嘆氣說：『祇有這樣一個女兒，怎麼好放她遠離膝下呢？這也是我自己的不好！我爲什麼去逼迫她。一定要服從老法婚姻呢？他差不多時時的這樣嘆息！』」

叔蔭祇管說着，秋蔭的淚珠却像斷綫珍珠般的掉下來了！她感到自己的行爲是錯了！不該遠離了年邁的父母，飄泊到那南洋去，使青年老的父母，受着年老沒人侍奉的悲哀！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錯了！

「這樣可以不悲傷了！爸和媽都可以會面了。你們又何必借什麼旅社呢？家裏不是地方很大嗎？儘可以直接到家，又何必到這裏來多化費一天的旅費呢？」叔蔭繼續說。

「弟弟！你回去吧！我和星初明天一早晨到家裏來。你回去不必就告訴他們，待等明天起身後告訴他們還不遲，可以省二位老人家少忙些！」

「好！我走了，你明天早些回來啊！他們一全站起來送叔蔭到電梯口，回到房間裏來，漱口，洗臉。」

晚上他們一同到卡爾登去看了影戲。回到T飯店的時候，已經過了十一點半了。但是他們的精神都非常的興奮。雖然的她是思念着她的父母，但在他的懷抱中。她早忘記了一切。在世界上，她覺得祇有愛是能够溶化掉一切！

那一晚，星初覺得是自己的生命史上有價值的一頁。在興奮的擁抱中，他們感到那是新婚後的最值得回味得一夜。

在翌晨 太陽早已射進他們的房間，但是他們還都在那甜蜜的睡鄉中，做着他們的夢。直等到自鳴鐘響了十下，他才從睡夢中醒來，他睜開眼來看見她那像出水芙蓉般的臉，正對着自己，一陣陣的髮香，直衝進他的鼻管。他那疲乏的四肢，被那髮香和肉香又引起他的衝動。但是他勉力的遏住了那種無謂的衝動，他知道這種戕賊自己和她的身體的衝動，應當竭力的節制，求連續不斷的幸福。

「愛的！醒來！」他把自己的左手又摟過去抱住了她的腰，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我們還要回去呢」。

「啊！」她睜開眼來，露出羞答答的態度，把頭鑽回他的懷裏去，「什麼時候了？」

「十點鐘了。」

「啊！快起來。怎麼睡到這時候？」她立刻坐起了她的身子，疲……」她很羞恥的不說下去。他也起身穿衣服了。

「先生！李秋蔭女士電話。」茶房推開門來說。

「好！來了。」星初向茶房揮一揮手。

「愛的？大概是家裏來的電話？」秋蔭披了睡衣向外面電話間走去。

「是的，叫我們立刻就去。」秋蔭推進門來向星初說，「我們快些收拾收拾去罷；他們叫我把行李等物帶去，就住在那邊罷！你看怎樣？愛的！」她走向梳粧台前去。

「也好！」他扣着襯衫上的鈕扣，「在那邊住兩三天，我們到西湖去旅行去好不好？愛！」

「好極了。我也正想向你建議呢！」

十一點鐘左右，他們二人坐着汽車到達了她的家裡。她們家庭裏當然是非常的昂貴歡樂的氣象，對星初呢，也都表示着好感。

## 十一

星初和秋蔭在秋蔭的家裏住了三天，她們又一同的乘了滬杭車，到達了那美麗的圓子湖邊。

在那山明水秀的圓子湖邊，他們倆像影子與物件般的不能分開着的過了三個星期。在那清明如鏡的圓子湖上，他們二人合坐在一只小小的遊艇上，談着輕微的情話；在那

隔絕人世的北高峯上，二人手挽手的站在最高處，望着其平如鏡的西湖，高歌着美麗的 Rannona。

在那暮鼓晨鐘的靈隱寺裏，他們同祈禱着他們的將來，種種的名勝所在，差不多都有他們倆的足跡。在那西子般美麗的西湖上，他們得到無上的滿足。

他們住了足足的三個星期，又一同的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又住了五天，他們又乘了 X X 號郵船乘風破浪的回到那人間的天國的南洋去。

在船上又經過了八天，他們又到達了那天邊的星嘉坡。

他們回到星嘉坡之後，快着組織家庭，租房子和買傢具，費了足足的兩天功夫，總算組織成一個完美的家庭。

終於秋蔭的校中又開學了。

「愛的！有一樁好消息報告你。」秋蔭參加了校中的始業式回來後說。

「什麼好消息？愛！」他上前去接了一個吻。

「校中今年要添聘一個國文教員，黃校長的心目中，看中了你。」她笑着說。

「你不曾和他們說嗎？我是沒有功夫的！」他又上前去抱住了她。



「她們說，你的工作，是在晚上，與校中的時間一些也不衝突；況且你的文章道德，她們也很佩服。所以，她們決計聘請你了。愛的！此後，我們可以一同的來去了。省得你每天的早晚來接送我了。」

「也好！與她們在一起工作，也未始沒有興趣。」

從女光開始上課的一天起，星初每天的和秋蔭一同到女光裏去上課，學生們對他也都表示好感。

很快樂的這樣過了一年。在這一年之中，星初和秋蔭的雙棲生活，非常的美滿。他們真是幸福極了。有暇的時候，就上附近的名勝的地方去旅行。在那青山綠水之間，過着他們的鶼鶼的生活。

他們更覺得可喜的，在這一年的七月裏。他們得到了愛的結晶，也就是他們的女兒降生的第一天。

他們很快活地代這肥白而愛的小孩取了一個名字，幾經商酌，決計用瑛字來叫呼她。

秋蔭自從懷了身孕之後，就把校中的職業辭去。因為星初在兩處地方的收入，也足

維持他們的家用了。

他在瑛兒出世的當兒，曾在報館裏和校中請了一個月的假，他銷假上校去上課的時候，學生們像久旱逢甘雨般的歡迎他。在他覺得在家庭裏面，他得到愛妻的安慰，在學校中得與這班天真的女孩子在一起，他覺得這種生活，實在是非常的幸福。

那一天，他照例的上高一班的國文，他走進了教室之後，聽見王美珍說道：「馮先生——你怎麼不給紅蛋給我們吃呢？」

「馮先生！介孃好玩罷？」

「兩個聰明的先生，生出來的孩子，怎會不聰明好玩呢？」

「馮先生！你幾時把孩子抱來給我們望望好不好？」

學生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在問着星初的孩子。他很含糊的向她們說：

「幾時叫李先生抱來給你們看好了。」他面上露着笑容，「第十四課預備了沒有？」他把高中國文讀本，翻了開來。

「馮先生！你問馬秀春，她今天少少讀幾課。」

一雙俊秋波般的眼睛，向着他一轉，他向着那說話的人看去，她原來就是在開懇親

會的時候，表演新劇莎樂美時，莎樂美的郭秀雲。一只紅嫩的蘋果臉，又在他的腦海中隱現了。

「人家爸爸的來信，又要說的！」馬秀春發辯了。

「那末爲什麼不公開呢？」郭秀雲的臉上始終露着笑容。

「不能公開的！」她終於哭了。

在女學校中，她還有這樣的話，在每個學生接到了一書信之後。必須公開。不然。她們就不知道這書信是情人寫來的。她們的測驗，是你少吃飯。你因爲要急急的想着愛情人的價的詞句，所以飯就沒有心思吃了。

「你們靜些！」星初沒有辦法，祇得到她們說你們靜些，「郭秀雲，你把第十四課華元爲植巡功講一遍！」

她每次上課，總很注意郭秀雲。因爲她有聰明的天才；她有美麗的面貌；她更有強健的體格。莎樂美的印象，永久的在他腦海裏滯留，隱現。

「郭秀雲！馮先生和你要好啦！」

是馮先生的妹子，自然，馮先生和她要好！」

「郭秀雲！馮先生的瑛兒，要過繼給你呢！」

在課外的時候，同學都在嘲笑郭秀雲。星初也時時的聽到。但是秀雲却並不怎樣的與她們辯護。星初覺得這是很不好的現象！雖然的那些學生的舉動是無理的嫉妬，但於自身却很有關係。

「郭秀雲！馮先生上課的時候，總是在看你呢！」

他有時也聽到高一的學生這樣的在譏笑秀雲。他覺得這實在沒有辦法！因為他正上課的時候，兩隻眼睛不自然而然的會向秀雲身上射去。這實在因為秀雲太美的緣故。他聽了高一學生的譏笑秀雲的話，雖然的也想在上課的時候，不去看她，但是，總辦不到！

那一天，他走到報館裏，坐上椅子，看見檯上疊着一堆信，他用剪刀一封一封的剪開來看，看到當中。突然的發現了一封字跡很娟秀，湖綠色的信箋的一封信。上面寫着自己個人的名字。他驚奇的用剪刀把來剪開來。

馮先生：——

你突然看見了這封信，也許要出乎意外的驚奇。但是你卻沒看了信末的具名。你

就要以為這是很平凡的事了！

自從你來教我們的國文之後，別人我不敢担保，至少我自己是比較從前進步了許多了。這一點，我認為這是你的教授法來得完善的緣故。與從前向駝起了背，帶了老光眼鏡的書生比較，自然是有天壤之別，豈可同日而語！

但是自從你來教國文之後，與我的身心，雖然是有很多的益處，但是與我的聽管上，却增加上許多煩惱！同學們的譏笑，實在使我非常的難堪！但是我却並不與她們去辯護，因為徒然的與她們去辯護，到不如不辯的來得好！辯也是一樣的她們要譏笑；一樣的說些幼稚的話！

上次在開懇親會的時候，我會聽見你這樣的說道：「學校是應當時時的注意到社會上的需要。而加以改革。因為學生的將來，就是社會上的中心人物。要是學校所給與的是社會上所不需要的功課，那末，學生就勢必不能做將來社會上的中心人物。所以學校至少應當是一個社會的小模型才是。」這幾句話，非惟在星嘉坡的學校裏做不到，就是在上海的學校恐怕也不能做得到罷！現在的學校除掉教你一些死功課之外，那裏看得到社會！

你所說的鄉村教育，是不是與陶知行先生所創辦的曉莊師範一樣？有一本書名叫做曉莊，也曾讀過。那種美麗的生活，我真恨我爲什麼不生在上海，而偏偏的生在這死地方的南洋！不能夠領略那種鄉村的詩意生活？

在星光一時的拜讀你的大作，覺得非常的美慕和佩服。先生的秋之淚，我也曾讀過，覺得那種勇敢的精神，興奮的吶喊，使得我們讀的人，都感到有身歷其境般的狀況。這是一本成功的作品。先生！不是我在拍馬屁！也許你也覺得這是你自己的得意的作品罷！

未來的將來，有沒有作品出版，請儘有便的時候告訴我一聲。

在現代的時代，我們究竟需要那一種作品？那一種思想是足以代表現代？馮先生！你能告訴我嗎？

白話詩，現在也正風行一時。但是因爲作者的音和各地讀者的音不能相吻合，所以，我覺得缺點還多！還有改革的必要！馮先生，你以爲怎樣？

這幾天，我因爲身子不十分舒適，所以，明天起，我將不到校了，你要是高興的話，你不妨到我的家裡來玩玩。我家裡除掉我的慈母之外，什麼人也沒有。爸爸現在美國

兩個哥哥，一個在爸爸一起；一個則正留學於英國。所以，家裏平時非常的寂寞！

並且想請馮先生介紹幾本文藝書看看。

現在應當說再會了。很覺得對不起的是爲了這封無聊的信。竟犧牲掉你許多寶貴的時間。現在祝你；

快樂！

學生郭秀雲

他讀完了這封信，快活極了。這樣一個美麗的姑娘，竟會寫信給自己，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他平時對秀雲確然是非常的留意。她那美麗的情影，在那一年他參加女光開懇親會的時候，就印入了他的腦海。那莎樂美的團臉，在他的腦海中已經幾年了。

今天她寫信給他，他覺得這是愛（？）的初步。但是他又想到將來，他更想到秋蔭，他覺得如是真的要是和秀雲將來發生關係的話。恐怕不見得是幸福的！

錯亂的思慮，在他的腦海中衝動着。一直跑回家以後，還是不斷地想着那信中的言詞。

「愛的！怎麼你今天臉上露着不舒服的色來！」

當他走到家裏，他的秋蔭手裏抱著瑛兒，笑着向他問。

「愛！不罷！」他上前去照例的摟住她接了一個吻。

「你的眉目之間，總有些隱憂！」

「也許是你的神經過敏罷？」他不敢把秀雲寫信給他的事告訴秋蔭。這是他第一次欺瞞他的秋蔭。他因為恐怕這封信給秋蔭看見，所以不曾帶回來，就鎖在報館裏的寫字樓裡。

「愛的！去看電影好嗎？」他因為想避免去她的猜疑，想借看電影來免去這樁不景氣的事。

「別罷！你這幾天校中功課很忙，報館裡又沒有暇！像昨天般的作文本還是帶回來改的！愛！不是掃你的興，非想別去的好！一來也養養精神，二來也可以省些錢！是不是？愛的！」

「也好！怎麼瑛兒熟睡了嗎？」他向她的懷中閉着眼的瑛兒望了一下，「怎麼不讓她到床上去睡？，外面要着冷呢？」

「才入睡的，你未回來之前，她還眼睜睜的。」她說着抱了瑛兒走進了房間。把瑛



兒放在床上，代她蓋上了被。

「愛！人家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養兒不知父母恩！真是至理名言。我自從有了瑛兒，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的變了，祇喜靜而不喜動了。」

「這當兒。老實講，你也把你的愛，完全的施佈到瑛兒身上去了。我差不多不是你的愛了。他笑完之後自己也笑起來了。」

「啊！不要鬧！瑛兒才入睡的！」她望了望正睡在床上的瑛兒。

「你看，當面就在欺侮我。我不過笑了一聲，你就緊閉着嘴欺侮我了。你想，你的懷裏，一天到晚祇有瑛兒，我的頭，自從有了瑛兒，不會有過一天舒舒服服的枕在你的懷裏過。真是欺我太甚！」他說着還是狂笑着。

「我來撕你的嘴！」她說着奔過來擒住了他。

「喏！嘴來了。」他說着把嘴向她的嘴上送去。

一陣嘻笑聲之後，接着是沉默。沉默了許多時候。終於他們是由興奮而感到疲倦。

「愛的！你昨晚做了些什麼夢？」

秋蔭醒來之後，推了推睡在身旁的是初閨。是初非常的驚嚇，他怕晚上在夢中有什麼形跡顯露出來。所以，他立刻對她說：

「夢！沒有做夢！愛！」他轉過臉去給了他一個吻。算是自己的撒謊的代價。

「還沒有？」她微笑着。

「你說，我說了些什麼謊語？」他看見她在笑，他以為自己昨晚並不會闖什麼窮禍。不然，她一定要發怒了。所以，他胆大而肯定的問她。

「……」她一彈笑。

他更胆大了。知道一定不會有什麼痕跡落在她的眼裏。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撫摸；

「你說，我做了什麼？」

「……」還不是那些老套嗎？我愛你……」

他像石頭落了地般的定了心。

「我真的愛你呢！」她又給了她一個長而甜吻。

「你真的愛我嗎？」她摟緊了他的脖子。

「啊！媽媽！」瑛兒被他們驚醒了而哭了。

起身後，照例的星初還是到學校裡去上課。——今天下了課去望一下秀雲。她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天真的童性，還不會完全的退去，美麗的圖致，時時的浮上陣陣的微笑，女光要是選舉校花的話，除掉她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有資格當選。

——她問我最近的將來，有沒有著作出版，我在未曾與秋蔭結婚之前，曾寫了一個長篇，題名是檳榔。故事是採用我和秋蔭的愛的過程，與在談話的下面，尋到了愛的歸宿，最近接到上海××書店的來信，說書已經完全排好了，大概不出這個月。就可以問世。這個消息告訴她。也許她很歡樂，因為她又有一本作品好入眼了。

——她對教育制度，也很歡喜討論，停一刻也很可以和她談談。

他一路胡亂地想着。一直到上課的時候，還是不斷的想着。

一直到下午三點鐘，他才算有了暇。他急急他挾了一件春大衣，向學校的後面走去。

女光的正門是在C路上，後門在S路上。出了女光的後門，在S路的西段，向南一些，有一座精緻美麗的小花園，四週種了些奇花異草。當中一座二層樓的洋房，巍巍然

的獨立着。

——我怎麼可以進去呢？不能，不能，我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她是一個年少的女郎，我和她接近，不要被罵嗎？不能進去！不能進去！他猶豫着不敢走進去。終於還是回過身來向原路來回去。

——不，我是先生，她是學生，我們有師生的關係。沒有人敢罵罷？那末我還是去看看罷？她一定病得很可憐罷！你又回轉身來向那座洋房邊走上。

——不，無論如何不能！應當避免這種危險，我是已經有了歸宿的人了。人家還是個純潔的處女，我怎麼可以！和她接近呢！況且，我和她發生了關係，我怎麼對得住我的秋蘭，更怎麼對得住我的環兒！是初嗎，不！初嗎，不！初嗎，不！還是早些到報館裏去把稿子弄好，早些回到家去過幸福的生活罷！

他終於跛向報館裏去。

「呸！這個人發瘋呢！跛來跛去的！」那路旁的一家小店裡，夥計，待他走過去了說。

「星初！今天怎麼這樣早！」他走進了報館，裏面幾個同事，對他露着很驚奇的眼

光說。

「唔！今天有些事呢！」他答應着朝梯上走去。

他出了寫字樓的抽屜，首先發見的，又是昨天秀雲寫給他的一封信。他重再抽開來看了兩遍。

——星初啊！你太懦弱了！你怎麼這樣的沒有勇氣呢？那純潔的愛呵，你實在沒有躍入的資格啊！

——卑鄙的星初！你怎麼現在變了嗎？人家不過給了一封信給你，你就以為他是愛你了！你怎麼這樣的變得快啊！怎麼你的腦海裏，時時的會轉着這種念頭呢？

他這幾天的心情，確有不寧靜的煩悶。

——不要管它，先寫一封回信給她再講；

秀雲：

自從我到女光授課以來，不敢說對你們有了什麼貢獻；但我自問我總算已經薄盡棉力了！

自從那年我參加女光的懇親會之後，我的腦海裏就時時的有莎樂美的影象。那種天

眞。潑之態度，永久的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在女光授課到現在，覺得學生中未始沒有可造之材！但是種種小姐的脾氣，卻足以致她前途的致命！老實講，她們的將來，至多不過做人家的一個賢母良妻罷了！要想在社會上做一宗特大事業，實在是沒有這種可能性！根本她們還須要改變她們的脾氣！

但，不可不說的是，在許多的同學中，却未始沒有可取者。在許多野草之間，却未始沒有一朵可愛的花。而這些花，你，初三，而這些花，都是可造之材，都是將來有希望的人才！

歷來的劣根性的傳統思想，幾千年來曾稍改！種種男強女的惡劣思想，永久的在他的腦海中存留！在國家如此，在歷來南洋亦如此。使我對女性前途，不得不抱悲觀！對人生不得不消極！

接到你的信來，我的腦海中，未曾有一刻時尚寧靜過！對女光，對社會，我都在作種種的懷疑與猜想！

你說：校中的同學，時時的在譏笑你。這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根本，我對待全校

的同學，都是一視同仁的看待！本不分彼此。或者在她們的眼光中是另有成見！這在我以為，你儘可不必去理她們，因為她們的思想幼稚得實在可憐！

講到家鄉的教育制度，實在是腐敗得不堪！人家像電光般的向前猛進；而我們則像開倒車的一天天地向後轉開步走！言來實在令人痛心！陶知行先生說：現在的教育制度，是把鄉下的孩子向城裏趕！於是鄉下的人口一天天的減少，城裏呢有人滿之患！那肥沃的田地，沒有人去整理！大自然的樂趣，沒有人去享受！

你羨慕上海，所以怨恨自己不應當生長在這死地方的南洋；但是你却怨恨我不應該生長在上海。我希望我能夠飛渡印度洋到印度去從太戈爾先生為師，入他所手辦的森林大學去跟他們讀書。

談起秋之淚，那是一本無聊的空西！實在不值得談！因為這後面滿充着些頹廢的言詞罷了！

最近已接到上海的來信，說拙作長篇檳榔已經完全排好。一月之後，可以看得看見了。屆時在告訴你罷！

談起白話詩，實在頭緒毫無！因為白話詩做起來太容易了，於是你也一首，我也一

首，論其實，能够讀的。能有幾首？有許多胡亂地寫了幾句普通的言語，也算一首詩，韻也不押，詩是要供給人朗誦的，要是不押韻，怎麼能够上口呢？

現在的新詩壇，實在不能豎起來！除掉有一部分有些日本俳風的新詩，還比較能够讀之外，簡直找不出再好的白話詩來了。

我不是不贊成白話詩，我自己對白話詩也很歡喜寫和讀，但我自己也幼稚得不行了。所以也不敢輕易發表關於新詩的論文！在我以為白話詩，應當要押韻腳，更應當使讀的人能够上口，不然就不需要！你以為如何？

今天會到馮家的門口，「郭宅」的銅牌，也會映入了我的視線，那在美麗的小花園，清涼幽靜的洋房，真使我對你的生活，非常的羨慕。我幾次想跨進你家的門口，但幾次而又把我已提起的腳，縮了回來。實在的，我怕社會來譏罵我是禮教的破壞者（？）！

少年維特之煩惱，柴霍甫短篇創作集，苔莉，飛絮，女神。漫郎攝實戈，迷羊，渺茫西南風，這些你都可以看看，這幾種都是創作和翻譯中的上品。

時間也不早了。臺子上已放好了按日必看的抄樣了。就此與你再會罷！更祝你：



康健與快樂！

當把這封信寫完了之後，自己出去寄掉了。草草的把八事做完了就回到家裡去了。

#### 十四

一間很精緻的小房間，靠着花園的一面。推開了正面的窗，從綠的樹蔭中，射進了金黃色的太陽光。這金色的光紙糊着的牆壁上，掛着幾幅古畫。其中有一幅畫着放着一張空琴臺，琴臺上放着一本古書和幾本新書，在寫字桌前有一張學琴台的椅凳，靠牆壁的一排椅子上坐着，但於上放着一條條十七八歲的女兒，寫字桌邊邊坐了一個廿七八歲的青年男子，兩個人正在對面坐着談話。這幅畫是郭雲。

他畫出了給秀雲的這幅畫，還是天斷的這幅畫。他的愛妻雖然在一旁安慰着他，但他 天也辛苦了，可愛的瑛兒，雖然也在唧唧的說話。但這些都不足以引起他的興趣，他腦海中只有秀雲的影子在徘徊，在隱現。

這一天晚上，他很早的就睡了。

很不凡的又過了兩天，那一天的四點鐘後，他照例的踱到報館裏去。

一封淺綠色的信，又放在他的寫字臺上，他很快的拆開來看。他看見那信封上的娟秀的字體，早就知道是秀雲寫來的，他信上說：他給她的信收到了。對他給她許多新鮮的言詞，他非常的感激。對他沒有勇氣到她家裡去，她覺得他太懦弱了。這是星嘉坡的社會上，或者有難聽的言詞，但只要自己不肯有什麼不好的舉動，也無從去捕風捉影。

他真覺得她是一個解放者；她是一個新女子。他覺得自己有去探望她的必要。

翌日的下午三點鐘之後，他走到秀雲的家裏去。

「啊！馮先生！你來了。」秀雲正坐在花園裏的樹蔭底下，在看着一本毛邊裝訂的書。他走到鐵門的外邊，她突然抬起頭來，看見了他，她驚奇的呼喊，同時站起了她的身子。

「來望望你呢！你怎麼顏色不十分好看，有些憔悴呢！」他在向裏面走進去說。

「真的嗎？我自己還不覺得呢！」

她的頭髮亂亂的垂在頭上，顯是顯然的好幾天沒有梳了。臉上一些沒有脂粉的痕跡，顏色似乎比平時更黃一些。身上穿了一件綠色的旗袍，外圍罩着一件玫瑰紅色的春大衣，照紅樓夢的描寫，她是和薛寶釵差不多。

「怎麼？這幾天吃些藥嗎？」他在她的旁邊走着，對她的全身這樣打量了一下。走進了客堂，他這樣的問着。

「這幾天吃是在吃些勞什子的藥水，但是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並不感到病的苦痛啊！」她說着時向裡面望了一望！「媽啊！馮先生來了。」

「不要驚動她老人家……」他說着又突然的中止了下面的話，他覺得應當喊她的媽出來，因為幾千年的傳統思想，在那裏還是一樣的不能打破！

「誰？誰來了？秀兒」

一位年約五十餘歲的慈祥的老太太，從裏面走出來，面上露着慈祥的笑容。

「馮先生來了。」

「我不是與你說起過的嗎？」

他連忙站起了他的身子。

「坐啊！沒有什麼客氣。」她抬了拍她那垂下的手，「阿春！倒茶。」她向着裡面喊。

「不要客氣。」他謙虛着。

「是啊，我時常的聽見秀兒說，校中的馮先生是很好的一位先生，教法新穎，態度  
和藹。真的。這是女光全校學生的福氣。」她笑着對星初說。秀雲兩只手反撐在後面的  
桌子上立着而垂下了她的頭。

「那麼，我也配稱做好教員嗎？實在的，我在女光，也不過是濫竽充數罷了！」  
「客氣！我們秀雲自從你教國文之後，也時時的肯把書看看了。這一點我認爲是馮  
先生賜給她的。」

「馮先生，這幾天校中有什麼事發生嗎？」秀雲問。

「還是一樣的平凡罷？」

「馮先生有沒有提起我？」

「沒有！」

「太太！柳太太太望你來了。」使女阿春進來向着她的母親說。

「好的，請她進來。」阿春唯唯的向外面去了，「秀兒，你和馮先生到書房裏去談談  
也行。」她的母親轉過頭來向秀雲說。

他們一同走進了那間精緻的書房。

「馮先生！你爲什麼這樣的懼怯！」她對他微笑着說。

「也許是社會在監視着我罷？」他感到羞恥般的腦脹的說。

「實際，我們自命是社會的改造者，那我們應當奮勇地與舊社會決鬥！我們應當自認是犧牲者，我們應當放棄個人的一切而爲羣衆謀利益。馮先生！你以爲對不對？」

「事實是應當這樣的，不過我自認我是個弱者，對那數千年來的傳統思想，固然想努力的打破它！但是我的環境却不允許我這樣做啊！秀雲！我想，你對我應當表示同情罷？」他下意識地舉起檯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

「各人有各個不同的環境，我也不能對你作無謂的同情！但這些我們可以談，你所介紹的書，有好幾種我已經讀過。像少年維特之煩惱，苔莉，飛絮，女神，我都看過，還有幾種，我沒有看過。你那裏有沒有？」

「有的，要找起來看。」

「那你明天帶給我，好不好？」

「好，你看了這幾本書，有什麼感想？」

「感想很簡單，它的總結論是，離開事實都太遠！比較的還是吶喊，像是事實的索

描。但是太離開了社會了！實在，文學約集中點，是都會。但離開了都會，就是脫離了現代！」

他驚奇的發覺了珍奇般的對她的臉望了望，他覺得她的天才，在女光裏的任何人之上。他以為她能夠發出這樣的論調，可是他不是當面在聽他講，他真不信。這是南洋的女學生！

「不錯，我介紹普利奧迷羊給你，並不叫你去留意它的故事，實際你應當從側面去讀它。它的好處在諷刺，譏罵，刻毒的描寫，尤其是她的長處。」

「唔！漫郎攝實戈的名稱很奇怪，是誰做的？內容怎樣？」

「是法國的卜喇佛作的，它的好處，是寫情。在上海，像這樣的寫情的作品，我還不曾發見，就是在外國，也很少有同樣描寫腕力的東西！」

「我希望能够拜讀這本書。」她意識地抬起頭來向窗外望了一下，「你歡喜旅行嗎？」

「怎麼不歡喜呢？這是我的第二生命。」

「好極了，我們是志同道合了。寒假將要來了。放了寒假我們去旅行好嗎？」她跳

起了拍着手說，那種天真的態度，他覺得她真可愛。

「唔！」躊躇着。

「噫！怕嗎？馮先生！你真是一個弱者呢！」她又坐了下去，斂罷了她的笑容。

「到寒假再說，我是能夠的話，我一定奉陪。我想，我一定能夠。」

「好嗎？」她抬了抬她的頭。

「……到報館裏去了。他立起身來。

「好。不，留你了。……功夫的話，希望時時的請過來玩々。」她跟着向外走去。

「你幾……時候，大概一兩天之內？」

「馮先生！老了嗎？在這裏吃了什麼去，不好麼？」

他們……到客廳……時候，她的母親站起來說，同時另外一位中年的女人也跟着站了起

來。

「不……我要到旅館……呢！今天打擾你們了！……他笑着臉說着向外面走去，「不用客氣！老太太。」他看見她的母親也在送出來，立刻阻住了他說。

「那末不送了。有暇請時常過來玩玩。」

他們客氣着招呼着走出去。秀雲一直送他到外面的街上。

他沿路胡思亂想地走到了報館。他覺得她是一個早熟的女子，她的態度處女的不裝假，完全是天真的流露，但她對社會與人生又像認識得非常的清楚。他覺得這個女子，既可愛又可敬。在南洋還是不多觀。

他到了報館之後，同事對他說，道：「纔你家裡有電話來的，我們還說你沒有來呢！那邊說，你來了請你就打一個電話給家裏。」

他不知家裏有什麼事故，這樣的急促？他立刻走到電話間裏去，接通了到家裏的電話。

「你是誰？……阿芬嗎？……砵少奶奶熱電話。……喚！……誰？愛的嗎？……你的愛……什麼……病！……誰病？……我就回來了。……你稍爲等一刻啊！」

他忽忽的辦完了公事，急急的坐了車子回去了。

「愛！」

他走進了房間，看見她正在手裏拿着一張紙，她對着紙，正在凝望着。他走進去，



她還不會覺得。直待他走近她的身邊，她纔驚醒般的站起來，攥住了他的頭項，祇聽了一聲，她的淚珠像泉水般的湧出來。哽咽阻住了她再出第二聲。

「什麼事？」他驚奇的心卜卜的跳了；「那裏來的電報。」他把手裏的一張紙拿了過來。

「消息，是無家，沒送回！母。」

「報紙上只備了這極簡十個字，他的手也在抖了。」

「這……這這樣啊！」他半天才硬出了這一句。

「我……才打電話到校裏，說你已經走了；再打電話到報館裏，又說還沒有來，我真焦死死了！」她斷斷續續的說了這幾句話。

「唔。我在金的那裏去了一下。」他的內心在痛痛的責備着自己，不該騙他的愛妻。

「你大概不能……我們又要分……」他說到這裡，抽噎的聲音，竟不能再使她出聲了。

「唔，校中要大考快了。館中又不便再多請假，難了！」他繃起他的眉。愁雲滿罩

住了他的面龐。

「……………」

靜默，在他們倆的中間許多的時候。這時，除掉抬上的時辰鐘，發出的搭的聲音和她的抽噎聲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先回去，我若是校中放了假，能够走的話，我也要回來。」他無可奈何的說了這幾句。

「那末，你要是有功夫的話，一定回家鄉去啊！」她的哭聲放大了，「我們不該分別啊：愛的！在這樣滿鋪着荆棘的人生之途上，我們是一對患難的夫婦！愛的，老天爲什麼要使我們分開呢？」

「你別哭，事實的安排，我們也無法避免這別離的一幕！況且，我們的別離是暫時的，也許我們再聚首的時候，較之現在，更有另外的酸甜味也難說！」他祇有竭力的安慰她。「你給船局有沒有去打電話去問過。幾時有船？」

「今晚有直放上海的郵船。愛的，我想念我的父親，我又捨不得我的愛，兩重矛盾的無理，使得我對一切毫無頭緒！」

「路上沒有人照顧，又有小孩，怎樣呢？」

「那不成問題。我已經叫阿芬送我回去，不久就可以回來的。她也想瞻仰瞻仰家鄉的風景。」

「那好極了。我很放心。現在不過八點鐘，房間定好了沒有？」

「定好了！」

「那我去買些東西來。說着走出去了。」

她和阿芬忙着收拾行李。她雖然的心裏十二分的不願意離開她的屋初；但是却不能不回去探望她的父親；她也想到暫時的別離，或者能够造成別後重逢的甜密另一種風味。所以，她雖很悲傷與她的愛暫別，另一種力，使她很快的收拾行李。

不久，屋初提了許多東西回來了。裝好在籃裡之後，他們一同乘了車子向着海灘上走去。

在慘淡的電燈光之下，他們終於是分別了。在手巾的揮揚之中，祇聽見珍重兩個字，從岸上和船上發出來。最後，秋蔭淚眼模糊的說：「愛的！你要天天寫信啊！」

一只小汽船，上面坐了十三四個人。這時正擬啓碇，作環游星洲的小旅行。裡面星初和秀雲也在着。

星初自從回鄉以後，他雖然也不時的想念她，但是因爲有新朋友秀雲，所以眼前的生活，倒很熱烈的寂寞。

光陰很快的過去，不多時，女光學校中的人考完畢了。照例的又放了寒假。星初時常的到秀雲的屋裏，她和她的母親也很歡迎他。

秀雲有時時請星初到她家去玩。他們很快活的過着這種無拘束的生活！星初本答應秋蔭在寒假裏也回家鄉去，但在因爲有了新的好友，他就寫了一封信給秋蔭，說船中沒有機會去。所以不回鄉了。

那一天，秀雲很早的就到星初的家裏去，星初還高臥未起。當她敲門的時候，星初正在看着當面的新聞紙。

「外面是誰？」他聽見敲門聲問。

「猜？」

「噢！是霧雲不是？他說着就穿了睡衣起來開了門。」

「馮先生，早啊！」她笑着走了進去。接着是碰的一聲，關門的聲音。

「怎麼今天這樣早，就出來了。」他仍舊睡到牀上去。

「怎麼你還睡。」她向沙發上一躺，「今天去旅行去，好不好？」

「到那裏？」

「還遊星嘉坡。」她下意識地看了看自己腳上的黑漆皮鞋。

「好！我這幾天星洲本已玩厭了！」他說着就站起來走到梳粧台邊去把熱水壺裏的水倒到面盆裏，「那裏幾個人？」

「就是我們兩個人。」

「怎麼？兩個人？二個人怎麼開一只船？」

「他們另外有一班人，是××旅行團的一班人，大概有十個人。我們是昨天報名加入的。不過出非會員的價錢。」

「原來如此。」說着洗臉，漱口，不久，也就把衣服穿好了。

「幾點鐘開船？」

「九點半，他們約定在官碼頭集會，然後一同出發。」

汽油船拍打着船槳，把黃黃的海水中，遠遠的浮着這麼一只小汽油船向着東面進發。

他們預定的路程，是從星洲先到柔佛，在柔佛吃飯，下午再乘原船穿過西南角的洋邊，然後到東海浴場，再回到原處。預計晚上可以到星洲。

從官碼頭上船後，那時的太陽光已經發着很強烈的光輝。雖然那時已經是入了冬，但是星洲的氣候還和長江流域的春夏之交的氣候差不多。

海風習習，沁入脾胃。他們的心胸都為之一快。水波不興，一望無際，天空中浮着一片片的白雲；像黑星般的遠遠孤島。像旗杆般的一根根的船桅，一一的現在他們的目中。許多人靜站在船篷之上，談笑風生。星初手挽着秀雲，也雜在衆人之間，說着笑着，那一種快活的神態，像處在另一世界之中。

「秀雲！明年怎麼？是不是仍舊在女光裏讀？」星初問。

「沒有一定，明年下半年我不知將怎樣呢？」她感喟般的說。

「怎樣？明年下半年？像你這種環境，難道還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他驚奇的問着說

「在不知內幕者看來，也許說我是怎樣的快活，但我的內心，有誰知道呢？」她的眼圍紅了。

「唉！我倒不知道，你有什麼苦衷？我平時看你總是快快活活的！有什麼事不如意呢？」她兩隻手握着她的手。

「馬先乍！那不是我裝着的！我希望我的軀殼能夠一天天的消沉，而至於死！我不希望我的軀殼留着給庸人做某一種的器具！」

「唉！偶像墮入五里霧一般的模糊，他簡直不能了解她的話語。

「這些話，我們談些什麼？談了這些話，就要掃我們的遊興！回到了星嘉坡，我們將原原本本的告訴你。好！我在我的母親面前說，是與同學們去旅行去的，要過五六天才回去呢！」

「唔！」他總像對於這樁事，感到有探求的必要，腦海中一刻也不停留的想着她才說的幾句話。

「馮先生！馬來王宮看見嗎？」她指着那遠遠的隱約在望的馬來王宮說。

她的話風雖然在竭力的向別地方移去，但是他對她總是懷着一種探討的想象力。他在追求看她所講的話。

「啊！快到柔佛了。」許多人歡呼着，打散了他的思緒。

他們的船靠近柔佛的時候，正是午飯時分。他們一同上了岸，在柔佛的飯店裏吃飯。那裡有名的大蟹，他們都吃了一個飽。

飯後還是乘了那只原船，向前進發。曲々折々的前進着，時而海峽：時而山峯，那種美麗的山川，一一的像雲煙般的在他們的眼中過去，

這時，他們都分開來遊戲了。有的着棋，有的玩柔佛帶來的大蟹，有的談天說地，星初和秀雲，也都在說着今天所看見的風景。

突然的，烏黑的雲翳，收去了金黃色的太陽光，並且，同時的括着大風，接着是拳頭般大小的雨點，跟着下來了。

舟子們雖然竭力的把船向岸開去，但是因為括着逆風，所以始終的不能前進一寸。



天光只管發黑，那拳頭般大小的雨點只管向着那小小的汽油船上落。船裏的一班乘客，一個個的嚇得面無人色，一個個的呼吸都非常的急促，終於有一兩個人是在叫喊救命了。

秀雲也嚇的縮身的抖着，她的身子斜傾在屋初的欄裏，他的兩只手正按在她的胸前，那緊蹙的像個包紮的，只小乳峯。正在他的手的下面。他雖然嚇得心神不定，但在這樣恐怖得快變環境中，他忽從一種習性的恐怖的快樂環境延長。

「馮先生！不料我們今日說非『魚腹』中！」

「沒有辦法囉，管他呢，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們的性命，現在都握在命運之神的手裏呢！」他向來是一個反神論者，但在這種絕望的環境中，他竟喊着「主」了！

「馮先生！我料不到我會活得這愉快！雖然，不到一年，我是一定要死的！」

「什麼？」他又驚奇的望着他的臉，「怎麼你不到一年，一定要死的！」

「如象今天能够不死，這椿事是還有表白的機會，要是死了呢，就罷了！不過我覺得我所認爲憾事者。是連累了你同歸於盡，這一點我覺得我非常的對不起馮師母！」

那暴風雨還是照常的下着括着，舟子雖然還是在拚命的向岸上攏，但是，這時的這

只小船，離開岸已經很遠的了。

更不幸的事是又發生了。那船裏的機器又突然的拍的一聲爆壞了。於是號哭的聲音也跟着起來了。這真是一幕悲慘的活動的寫真！

「秀雲！我和你一同的葬身魚腹！在我覺得並不壞。因爲生前，我們名義上是師生，實際上是好朋友，今天能够一同的死去，要是真的有靈魂的話，那我們死後豈不是不感到寂寞嗎？至於秋蔭和瑛兒，那也祇好隨她們去了！事實上我是沒有辦法來支配我的絕望的環境！」他雖然在講着這些話，但是他心裏却也在想着他的秋蔭和瑛兒。他想到他死後，他的秋蔭和瑛兒，一同也要隨着他與波臣爲伍！至少是秋蔭要赴死！他想到這裏，那無情的淚珠，也竟從他的眼眶中掉落到秀雲的臉上！但是一轉念他的嘴角上又浮起了時常浮起的微笑，他覺得他能够伴着他的知己朋友死去。那到也是一樁快事！

「馮先生！你爲什麼哭？又爲什麼笑？」

「我的紊亂的思緒，使我如此？」

「別去想她罷！或者我們還有生的希望？你看那邊遠處的一只燈不是向着我們這裏來嗎？那也許是來救我們的！」

「我不希望我們能够上岸，我希望眼前的環境維持到我們老死！」說着他的手開始在她的乳峯上左右移動。接着又在她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他把那在他面前的一羣嚇昏了的乘客放在跟裏般的放肆。

他移開了他的吻，並未抗拒，顯然地她是接受他的愛了。

突然地，一響尖銳的汽笛聲將這一羣乘客。這是一他們的喧嘩的警告。他們好像哥倫布發見新大陸般叫喊起來了。

但一星期對這來的一只汽船。却異乎尋常的惡感。他討厭這美愛的叫聲，他怨恨牠到來。因為牠來了，他們眼睛的甜密的生話是宣告結束了！

終於，那隻將傾覆的小汽船岸被拖到了岸邊。

## 十六

一對美麗的他們，自從遇險回來之後，他們終於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

她是一個早熟的女子，她是一個思想超越的女子，她生長在那稱富於世界的美國，她的父親是一個智識淺薄的商人。他雖然在美國做了投機事業而成功了一個小康者，但

是頑固的思想和市僧的俗氣。終不能與他脫離關係！但是倒也有一種好處，就是說會給他的兒女們讀書，雖然自己很刻苦而節省了來的金錢，終是很願意的供給正在讀書的兒女去化。

他在美國做了幾年的生意，後來聽說南洋是一塊天然的富庶之國，只要能够設法，不怕不會發財，於是，他讓他的兩個兒子在美國讀書，自己則帶了妻女，到星嘉坡來。到了星嘉坡，雖然也曾四處去找發財，但是一處也不曾發財；事倒不曾能够遇到，並且在星嘉坡及美國來得好。住了幾年，他還想回國去，而星嘉坡是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這鄉正鬧得非常不寧靜的時候，她是很愛他的，他在世界第一大都城紐約。

她從小就非常的聰明，并且聰明，並且很小的時候，她就認識了一個的人生。她長得很快，正是四歲的時候，差不多已經有人家的大歲的孩子那個大了。那一年，她被送進紐約的幼稚園裏去讀書。

那幼稚園的教員，差不多完全是女子。那許多女教員，對她都觉得她將來很有希望。

，因為在幼稚園，她已經有許多很驚人的地方現出來。她們都說她是天才的女英雄。她從幼稚園裏出來，就進了初級小學部。那裏教書的都講美國白話文，她自然是很有興趣的讀着，但是，她看見她的父親所寫的賬簿，差不多都是她所沒有讀過的文字，她更奇怪的是她的父親寫字的時候，用的筆是她從來不曾見過的一軟毛筆。

「爸！你寫的是什麼字啊？」她終於奇怪的問了。

「這是我們的家鄉字。」她的爸爸很輕淡的回答着。

「我們家鄉字？我們不是美國人嗎？」她很驚奇的問。

「你們小孩子不懂的，不要煩！」

她在她的父親那裏得不到要領。祇能去問她的母親，但是也因為她小，不會好好的回答她。在她的哥哥那裏，終於得知了一切。

光陰很快的過去，她的黃金般可貴的兒童生活，在她的高級小學畢業的那一年，宣告破產。那一年的下半年，她就由美國搬到了星嘉坡。

到了星嘉坡以後，她就入了女光中學肄讀。在那裡，她認識了家鄉的女性，在那裏，使她無形中，愛好了文學。

她在女光，師友都說她是一個尤物。因為她時常的發出超時代的論調來。她時常的對師友講說，家鄉的女性，要是只管祇受些死教育，祇管搽些粉，對於女權毫無利益之可言。每個人至少應當對於她同性相近者，加以研究，而供獻給社會，那末，對於女權方有伸張的一日！

她對於男女的界限，一些也不分清，她說：男女同是人類，絕對沒有分謂界限的必要。所以，會有許多的男子向她獻媚；而她也一一的受着。但是始終是面無愧色不冷不熱的言詞來給拒絕了。她覺得這些男子，都沒有做她的丈夫的資格！他們大蔑視女性了！他們的態度，當然是不滿意而求求的安於一般而退還，其色香狂而不求求愛！

她在學校裏，非常的活動。她是一個喜動而不喜靜的女子。在全校中，她對功課，差不多不十分的重意，因為她是反對死的教育制度的。

她愛好文學。在上課的時候，她會在教書書的後面，放着本文或書在拜讀。

自從校中傳出了聘請星初來教授國文的消息之後，她非常的快樂，她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文學的愛好者來教授國文。她想，她或者能够得有些益處。因為她天天必定的要拜讀星光，在開懇親會的時候，她一度的看見過他的丰采，她的腦海中，早已留下了一幅

很好的印象了。

在星初來上課的第一天，她開始是議主張要不受這種死的教育，她希望星初能够照他在開學時所說的改換現在的教育制度。

星初第一天也就很注意這位新思想家，更引起他的腦海中，將前日的莎樂美的印象來。

他因了她的請求，有時他也不帶課本不上課。他有時講一些事物史說論，有時講一些近代文學史。雖然，有一部分學生並不很贊成，但是對於這種新奇言論，倒也覺得並不討厭。

她的活潑的精神，她的平時喜動不喜靜的態度，在初中將畢業的時候，突然的變了。她的從來不曾縮過的眉毛，這時也時時地縮起來了，她的活潑的精神，和喜說話的嘴，這時似乎都已經消失了本能的效力。全校的人們，都覺得是很值得奇怪的！星初也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一樁事！

但經過了並不多的時間，她的態度，又恢復了原狀，像對於那給起去，值得很憂心的事情，現在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了般的恢復她的固有的狀態。

星初對於這樁事，却始終的不明白！

她對於自己，非常的高傲；她的婚事，也因了而不能解決。她對於社會上的一切男子；都厭棄，她覺得找不到相當的配偶！

不幸的消息，從美國吹回來；據她的父親寫給她的母親信上說：在美國經營的商業，不十分順手，覺得很乏味，他想到政界上去混，他想做工地的領事，也許能夠撈些油水。但是工地的總領事那裏須得設法。據說，他正想娶一房好些的媳婦，雖然他的兒子是抽鴉片的，但是保守且還立功。所以他急巴巴地嫁給那總領事去做媳婦，將來也不愁窮，不愁穿，自然他兒子也可以成功。

這樣一封信，她的母親看後，也覺得很合意。在寫回信給她的父親之前，她的母女倆，雖然也曾辯辯過好幾次，但是都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最後她對她的母親說：

「這是要顧全家庭的幸福，顧全母女的情分。那麼，這份婚事還是『成約的好。不然，因了這樁事而發生別樣問題，那就不不要誤怪女兒！』」

她說的時候，態度非常的強硬，臉上也露出非常嚴肅的形狀。

但是她的母親，却還是維持着原議說：



「根本這樁婚事，是爲了你的父親。論情形，那邊也不壞。他們有的是錢，將來決不至你對受苦，而且，天下決沒有父母肯給苦給自己親生的女兒吃的！你也得想想，年來爲了你們的讀書，你的父親是毀掉了多少心血，花掉了多少金錢！那也無非是希望你們將來能夠補爲報答他一些。現在放有一條很好而又得使你父親面上的一條路麼？不走，爲什麼呢？子女兒，你就該允了罷！」

她說着，那淚珠也順着從她的老眼眼中流下來。

她無言地靜默着，心裏已不用辯了。徒然的費了許多口舌，也是一樣的無濟於事！終於，這嚴駭的一幕，便在這靜默中過去。

她因此不快活了許多時候，更因這樁事也暫時的改變了她的常態！

不久之後，她又接到別的家親從美國寄來一封更嚴厲的書備信，說她是怎樣的不孝，怎樣的不體恤老父！信讀完了這封信，她不過一笑置之。這時，她的心胸中，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竹。

她對這樁事，更靜靜的想過，她覺得這樁事，祇有謀消極的抵制！她受到這樣的刺激之後，她的心情是變了。她以爲，辯護是沒用，惟有快快的戕賊自己的身體，使得

這父母的遺體，早一些溶化！她更不願意將自己的處女的貞實，去給那抽鴉片的人去破壞！她覺得，眼前應當先將自己的貞實供獻給自己的心愛的人！

她的給星初的信，發生了效力之後，她就進一步的向星初表露心跡。從環遊星洲回來，星初很便當的取得了她的處女的貞實，更知道了她的過去的一切！

## 十七

春之神又照例的收去了嚴冬，而佈下了春的種子，大地又恢復了和暖。但在星嘉坡還是一樣的不能覺到有什麼異樣。

女光又回來了。星初還是照舊的去教書，而秀雲還是照舊的去讀書。

星初的父親從星嘉坡來，他父親有病，還不好，母親也因此而時時感到不舒服。所以自己暫時是不能回星嘉坡。他心事很焦，焦急她不能回星嘉坡來。她怨恨病魔，重去她的父親，而拆開他們的嗜好！最後說，琪兒身子很好，並且已經會學着叫媽媽了。

星初接到這樣的一封信，心裡又突然的起了種種的幻想：

——照眼前的情形而論，我是一個罪魁！我既然情愛已經有了歸宿，那麼怎麼可以再去做犯第二個女子呢？

——論秀雲，她有種種的苦衷，我是不應當去這樣的蹂躪她！她雖然不自願的把她的貞實獻給我，但是我怎麼可以受領呢？我不是欺騙了我的秋蔭嗎？

——將來秋蔭回到星洲的時候，我有什麼面目去見她？況且現在我和她，差不多一天都不能離開！秋蔭回來的時候，將怎麼辦呢？

他下意識地想着未來的一切，他想到將來的結局，他怕！他想到她與他從瓊島星洲回來後的一幕，他的臉上又浮起淺微的笑容：

「馮先生！這次賽過二次爲人了！」

她坐在星初的房裏的一張沙發上，星初也正靠着沙發的靠背上。他像回味般的望着發出淡黃色的亮光的電燈在出神。她說了這句話，他好像沒有聽見。

「馮先生！我這樣的環境，你對我表同情嗎？」她仰着頭等待他的回答。

「我也曾經過這樣的階程，我希望你不要灰心，應得與環境去奮鬥，而去創造你的新生。」他還是望着那電燈。

「不，在二年前，我也許會有別的舉動出來？但現在，我却覺得不需要如此了。因爲我已經認識了人生。我覺得在這個年頭，到處我們休想得到同情！從外形觀，我將去做官太太了，但幸福也沒有了。但是我與別人不同，我不希望我去做什麼官太太，我對人生已經消極透了！我希望我的身子一天天的消沉，而到死去！我也曾通盤的想過，很細密的想過。結論是：不追求過去，不妄想未來，祇須抓住了現在！所以現在是只追求享樂，將來到將來再說。你看我的人生觀變得好不好？馮先生！」她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脚尖。

「我不贊成你的這一套，」他覺得你是一個可造之材，你應當改造你的現在環境而預計着你的將來前途。」「你說的太發上，」那末你將怎樣去消沉你的身子？還是將來這嫁的一幕到來的時候，你又會怎樣呢？」他向她望着，等待她的回答。

「那也祇好等這一幕到來再說。我不願意把我的完好的身子去獻給鴉片鬼！最好在嫁之前，我希望我的靈魂已經離開了我的軀殼！」

靜默暫時佔據了這間房門。

星初想着她說的「我不願意把我的完好的身子去獻給鴉片鬼」的一句話。他想，這

一定是她把她的身子在未嫁之前破壞掉。

「末秀雲我來成全了你罷！」他說話大膽的手上卻去攥住了她。

這黃色的雷燈光，照着這一對青年的男女合一的影子，而消逝了他們的興奮的精神。

這學生與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幕；在他的腦海中深印着。

當他在校中上課的時候，各人雖然竭力的想避免去這種有關係的形跡。但是惟其如此，他們的行跡也更容易顯露出來。不久，這事已經從幾個學生的口中傳佈出一些風聲來！

最初的心裡終日的不安，惟恐事情要宣傳開來。他每天提心調胆的到校，學生們的異樣的眼光，得使他坐立都感到不安！

但是秀雲却不然，她好像早料到有這一幕。她還是照舊的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她的形跡，並不因這樣的惡劣空氣而稍為收斂一些！她的咀還是照舊的很兇的與別人雄辯着，在她的眉黛之中，並不稍存什麼憂愁的形態！

秀雲！外面的風聲，我聽到一些罷！

他終於忍耐不住而在某一天的下午，在他的家裏，他問了。

「什麼風聲？」她很平淡的反問着。

「就……我們的事。」他睜大了眼睛。

「我們的事？」

「唔……他帶着為奇的眼光。

「這……似乎……大為……怪！我……原料……有這樣的一天！」她輕淡的微笑，還是在她的咀

角上浮出來。他的話，始終不會引起她對這樁事有什麼較嚴厲的態度！

「……麼？做得天驚小怪？或是這樁事一旦而在社會上哄傳開來，豈不是致我們的死

命嗎？」他的話，非常不自在。

「……豈準備好了。」她還是一樣的淡々の回答。

「準備好了？怎麼準備？」他更覺得驚奇了。

「靈魂與軀殼脫離！」這句話，她說得非常的有力，而態度也同時的嚴肅起來。

他並不做聲。暫時的，靜默佔據了二人的心房。

「我早就料到有發覺的一天，同時也早已準備好事情發覺後的步驟！我已經預備好這最後的一步！你呢？」她還是保持着嚴肅的態度。

他還是不回答。他的心裏亂得象亂麻般的毫無頭緒。靜默又重複佔據了這間屋子。

「再等等！我還得細細的考慮！」他最後無可如何的說出這句話。

秀雲去了之後，他正在心緒亂得非常的時候，突然的，電報局內送來了一封電報。他心驚肉跳的把電報拆開。那是秋蔭從鄉內打來的電報，說她的父親已於前日去世，母親雖然很悲傷，但是身子已經康健。自己不久就可以來星嘉坡了。

秋蔭愛他的印象又印上他的腦海。紊亂的心緒，看了這封電報，却更加紊亂了！

「唉！我怎麼會跌進三角的坑裏來的？秋！我對不起你了！我對你覺得萬分的抱歉，我這污濁的身子，要怎樣的洗濯？才可以來見你啊！」

「呸！這樣沒有勇氣的東西，也配談戀愛嗎？既要後悔，早就不該踏進三角的陷阱！既然已經跌了進去，那也祇好聽命運來擺佈！有什麼後悔呢？」

——論情理，她是個處女，你已不是一個處男。犧牲上，她比你大得多呢？這樣的一個弱女子，尚且對這樁事，毫不介意，你又怎麼這樣的懦弱呢？」

——咳！別去瞎想這些了！還是聽命運來擺佈罷！

那天晚上，他完全被種種的幻想所包圍，直到那抬上的小白鳴鐘。敲過了二點鐘，他才朦朧的走入了睡鄉！

隔了個幾天，他又接到了秋蔭的電報，說已經搭了××號郵船回星嘉坡來了。同時他們的事，有更嚴重的空氣在校中傳佈，終於最後的恐怖的一幕是來了。

星初！校中有一些不好聽的空氣關於你的！不過，我想，這或者是空氣罷了！我想，你也決不致會做這種事！」

在校長室裏，黃一萍帶着微笑的嚴肅的臉，對着星初這樣說。

「什麼空氣？」星初的臉上，頓時現出蒼白的顏色，但是還是勉強的鎮定的問。

「不錯，他們在這樣說，我還沒有加以調查呢？」她頓了頓又接着說，「事情我想不會有，不過我得對你說一聲。」她隱去了她的微笑。

「請你明白我說。他態度較前偏促一些。」

「據說你和高一中的郭秀雲，發生了戀愛！」微笑又浮上了她的咀角。

「完全是沒有的事，你不妨加以調查。」他雖然很強硬的說出了這兩句話，但是態



度，卻還是非常的偏僻。

「本來不信，好在事實總會現在我們的眼簾上。再說罷！」

「不能，這還是——裏面的——再澈底的查究！」他握緊了他的拳頭。

「——我——澈底查究呢，這不——局部的事情，是本校全部的事情，所以非澈底——查究不可！」

「——這不——澈底查究。」

又過了三天，「客事部」又在嘉坡各處大舉上映傳了。同時却又說，主角馮星初部在嘉坡「客事部」寫書失蹤！

## 十八

我那親愛的秋蔭：——

請你靜心的讀完這封信。你不要悲傷，更不要憤恨，大錯已經鑄成了，就是悲傷與憤恨也是無濟於事的！

這是我給你的最後的一封信了。在你回鄉的時候，你會叫我天天的寫信給你，報告

我的一切情形。但是我並不會履行這個條件。這一點我覺得很對你不起。但是，事情也已經過去了，不談罷！

我自己承認，我是人類中的敗類，我是愛河中的罪魁！我不該欺騙我的愛的秋蔭，我不該去蹂躪「你」以外的女子。但是我已經犯了這種毛病了！你一定要想知道得詳細些罷！好！我這最後的一次的信裏，我不敢欺瞞你了！秋，親愛的秋，你看下去罷。

在那年，我們到了星嘉坡半年之後罷？女光開懇親會，你也該記得罷？你同校中表演新劇。表演王爾斯的莎樂美。就在那時候，我的世海中，本只有你的倩影，但看了莎樂美之後，腦海裏的地位，竟留出一一些餘地，來存留莎樂美的倩影。

這莎樂美是誰呢？

也許你已經忘記她了？她就是我們的那一齣劇內的主角，郭秀雲。

你不要詛咒郭秀雲，也不要怨恨我，這不是我去引誘她；也不是她來引誘我的，這是環境所造成的！

她是一個年齡很幼，而深於世故的女孩子。她的愛好也與我們很相同，惟其愛好相同，所以我們也很容易的就發生了關係。

她雖然的和我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但是她總是勸我不要拋棄你，實在，我又何嘗肯拋棄你呢？

你未曾回到家鄉之前，她爲很誠心的寫了一封信給我，在那封信裏，並不會表示求愛的意思。但實情呢，那封信也就是使我們發生關係的媒介物。我接到那封信後，也回答了一封信，跟着到她家裡去了一次。

很快的！竟到了開始友誼上的交際。不久，竟奉命回家來探望探親你的父親的病，在那裏，我和她有了超過友誼以上的交際，竟不意離開她而投到你的懷抱裏來！

在寒假中，我們曾環遊暹羅星洲，在那濼闊的海面上，我們受到了暴風雨的摧擊！那次，我們險些葬身魚腹，從環遊星洲回來，我們就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

我們更遊過我和你訂婚處的檳榔嶼公園；遊過馬六甲，遊過爪哇，更遊過吉隆坡的黑風洞，在那裏，我們都曾佈下些愛的種子。

她却是個好女子，並不是一個輕浮的女子。她那天真活潑的神情，就是你見了也要覺得可愛。

她的家庭，也是與我和你一樣的是陳舊的。她的爸爸，是一個商人她；的兩個哥哥，現在美國；她的媽媽是一個很迷信的婦人，在那樣寂寞而陳舊的家庭中，能够生出這樣的活潑的女兒，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她的爸爸最近想把她嫁給駐×總領事的兒子，那那個小領事是犯一種的惡習——抽鴉片——的！所以，她不同意這樁婚事！但是她的父母，却不准她有什麼反對的論說。她雖然也曾想盡了千方百計，想取消這婚約，但事實上是不辦不到！

她這個現、主義者，換句話說，她為只顧現在而不管將來的。她對將來的事，將來說，這是很顯然的她這一生是非常消極的！更加這樁婚事的，如此，她對這一生抱一種大的悲觀！

她對這一生抱悲觀，當然是只有向消極的路上去去了，她對我說：「我將使我的身子一天天的消沉，而直至靈魂與我的軀殼脫離！」我對她這番表示，也曾有好幾次的勸慰，但是那裏能撼動她的堅決的意志！

所以，雖然我和她發生了這樣的關係，而生活呢，實在是籠罩在這灰色的環境中的！

在我未曾和她發生關係之前，我也曾細細的想過，我和她能不能避免掉走到肉的路上去？那時的結論是：一定要走上這條路的，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我也曾警戒自己不要去接近她，應當拒絕她來親暱自己，但是事實往往不能和理想相吻合。當我見了她的面時，我的警戒自己的言語，却不知忘到了什麼地方去了？

我和她這樣的過着秘密的生活，從環遊星洲回來一直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四個多月了。在這四個月中，我差不多完全的沉溺在肉的芳香中，想來實在覺得很慚愧！

現在要回過筆來講以後了。

事情究竟是傳佈開了。校中的女學生和男教員都在竊竊的私議這樁事，我耳中也听到了一些風聲，我怖立到襲上了我的心頭！我想，這裏的社會也和家鄉一樣的頑固，事情總是暴發起來，我們一定要受社會的攻擊！我差不多終日的不安，一天到晚都在恐怖的世界中過那可怕的生活！

但是她還是得坦然的像平常一樣的照舊讀着書。我不得不將這樁事提起來向她說。但是她只不過平淡的回答說：「我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一天！」

我吃驚的問她預備怎麼辦呢？她最後嚴肅的說，她早預備好，靈魂與軀殼脫離！

我聽她回答了這句話，我也詳細的考慮過。她是準備這最後的一步是靈魂與軀殼脫離！但是我也是這樁事的主角，我將怎麼辦呢？

最後的決定是，和她取同一態度！

你不要悲傷，你不要憤恨，更不要掛念我！以我這樣的人類中的敗類。愛河中的罪魁。值不得掛念！我知道，我一定要被社會所唾棄。要被羣衆所謾罵！

但我不怕艱難的睡夢。我自己還承認我，一個勇敢的人，一個有犧牲精神的人，我爲了愛我的人所犧牲，我自己很安慰！

哦！你別再有這種像我們這樣的舉動做出來！我希望你再振起你的精神。別追求你的既往，你去找你的新生！

哦！我認我的一切是錯誤的！雖然，事情不是承認錯誤就了結的，但是所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又有什麼較好的辦法呢？

琪兒好奇怪！希望你仍舊好好的照顧她。她是我們惟一的結晶品，惟一的足以留紀念的結晶品。愛的！希望你好好的保護她罷！我雖然是死了也是感激的。

不過，所認爲憾事者，是琪兒長大了。有無父的悲哀！事情已經到了這樣地步，還

有什麼值得愛戀呢？罷！你好好的珍重你身體，好好的保護我們那可愛的瑛兒罷！

她已經在旁邊催我走了。同時那從海風中也傳來一聲聲的輪船所放尖銳的汽笛聲。這是輪船在表示着將要開行了。於是我是不能不擱筆了！

最後，希望你珍重你的身子，保護我們的瑛兒！

祝你：——

去尋得你的新生命！

星初絕筆

這樣的一封信，呈現在纔到星嘉坡的李秋蔭的眼底！一個個字在她的模糊的眼中像雲煙般的過去！最後，她是昏厥了！待她醒來的時候，她已經臥身在醫院裏了。

她睜開眼來，旁邊站着黃秀華和幾個新聞記者，咀裡都喊着，罷了，罷了！——她看了他們一眼，又閉上了她的眼睛，同時，那晶亮的淚珠是從她的閉着的眼中流出來了！

她約略的將她自己的身世，告訴了他們幾聲，他們再問她星初和她的苦戀的經過，她却搖了頭表示了拒絕的意見！

過了不多幾日，幾張報上又都載着秋蔭失蹤的消息！並載着她的家裡，遺留下她的

小女兒瑛！

× × × × × × × ×

隔了半個月，星嘉坡的人士，似乎對這椿事已經忘記了。

某一天的各報紙上的香港通信裡面，說在附近撈着一對男女的屍首，隔了幾日又撈到了一口女屍。記者接着說，大概是失足落水而死的。

(完)

一九三八·一·三〇，脫稿於東京



最新兩大超特傑作

春天的落葉

小姨的情人

姊

夫

張資平長篇創作小說

全書一冊定價七角

長篇社會小說

地

獄

天

堂

張恨水最新傑作

全書一冊定價壹元

一三四

奉天 藝聲書店發行

